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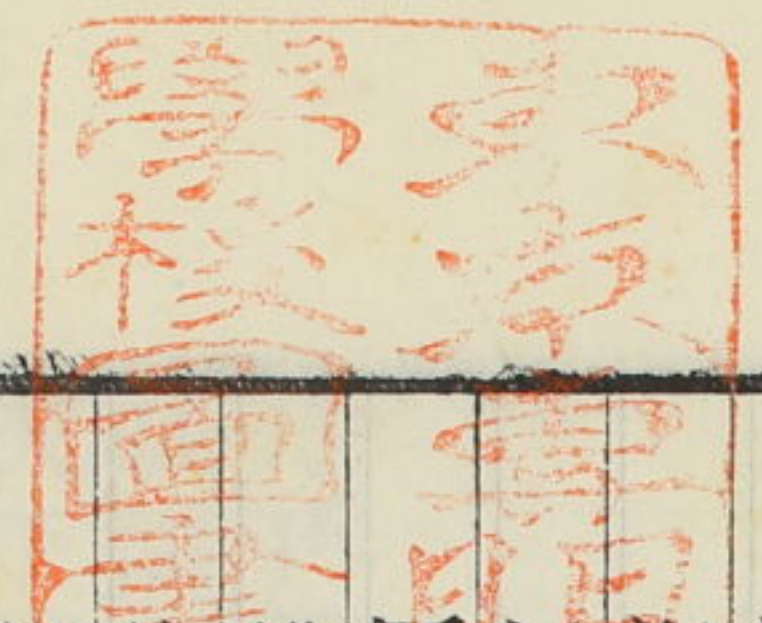


南宗文錄錄

和 16
340
5



利
293
分



南宋文錄錄卷十七目

論

盜賊論上

王庭珪

盜賊論下

王庭珪

江淮裏裏論

呂祉

原直

鄧肅

維民論上

劉子翬

維民論中

劉子翬

維民論下

劉子翬

禁衛論

胡銓

審勢論

辛棄疾

察情論

辛棄疾

自治論

辛棄疾

詳戰論

辛棄疾

所錄
有物

厚俗論
存法論
去能論

程大昌
程大昌
程大昌

南宋文錄錄卷十七

吳江董兆熊元輯

盜賊論上

王庭珪

盜賊論上

盜賊之變不一江西殘孽歷十年而不討始用招安為弭
 亂之計此豢虎狼養疽根之術也使一日出落鈴鍵必橫
 突潰裂四出而不可禦愚憂之故作盜賊論焉

天下之患莫甚于大盜起而人主不知侯景嚮闕而梁帝不知
 賊徧天下而隋煬帝不知此皆前世已然之事其轍迹可攷也今
 天下謀臣猛將豪俊之士奮然而爭出者皆高談禦戎之策侈言
 詭計謂盜賊為不足憂不知天下之患使蒙恬北築長城延袤萬里而
 秦既滅六國惟慮匈奴之為患使蒙恬北築長城延袤萬里而不
 知陳勝吳廣起于閭左之匹夫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威震邊陲而
 不知龐勛之亂起于銀刀之卒然則盜賊之起其始未必能禁
 大惟郡縣蔽匿以幸須臾之安養其芽孽寢以成亂者非一日矣

自艱難以來江荆廣所在盜起然皆暴興而亟滅惟荆州倚荒
險洞窟林麓盡為賊蹊歷十年而盤牙猶在皇帝嘗下銅獸符發
襄漢之師擒馘幾盡州縣不能撫輯厚賦深閭愁苦于復
操鉏鉤為兵嘯會通殘山谷響應二千石既莫能制且惡其
而累已也欲設一奇計而莫知所出而其計遂出于招安當時
西大帥亦聽其說而甘心焉蓋其說以為不數月可以盡消江
之盜而使百官入賀于朝此真誕謾之術可紓朝夕之患而非
國長慮者也郡縣承其風往往縱賊不討悉招其渠率而官爵
賊利其然反跳聚山谷署魁立伍而陰結官吏各稱渠率以苟
時之賞雖平居未嘗為寇者亦相時生心操戈而崛起不惟免
于死而且歆豔爵祿之榮此豈非誘民以為亂者歟今虔州城中
官兵無幾而朝來倔彊之徒帶刀劔執銅槌列刺史庭下者凡數
百人羣心凜凜常若刀鋸在頸此豈可以為長久之計者哉所謂
數百人者其故時黨伍散居大山長谷之間嘯呼成羣椎埋鼓鑄

亦自若也間不得逞時出焚剽則州縣必責招之官提兵追討
往往分財物自相屠齒驟雨絕弦莫見其迹州郡既不敢究窮
其奸又且賞之以為有平賊之功凡如是踵而起者烽壘相望蓋
設法有以啟之盜賊何時而可息也甚安之旗四出上下相
避朝廷不敢發至于勢張而不可掩則招安之旗四出上下相
于大盜起而人主不知雖然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無
所及自古禍亂未有不如是者今盜賊雖已萌尚可逆為之計顧
愚無識不知所以逆消禍亂之計徒能論天下之勢如此惟冀廟
堂帷幄之臣博采羣言使聖主知之則天下幸甚

盜賊論下

王庭珪

庶民所以不安其田里棄鉏而樂為盜者豈非法制壞亂而勢
有以驅之使然邪何則天下之亂必先有勢而其勢蓋嘗生于上
之有所憚而不敢為無可觀而不足畏盜賊之初起非有陵突郡

邑之心至其久也習知郡邑之吏庸懦不才舉動施設無奇偉可
觀然後有輕郡邑之心招安之旗一出則知上之有所憚而不
為者必難于戰鬪之事邀賜郡邑知其不能應則郡邑人吏愈無
足畏而招安之權常制于盜賊矣艱難以來招安之術非不嘗試
而屢招屢叛蠶起之眾益多于前漢法逐捕盜賊責部刺史二千
石吾正壽王言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過渤海廢亂二千石
不能禽制則詔丞相御史選能治者宣帝中興郡守多以盜課
最蓋有助云劫持必取安得官爵而後已自古及今未聞如
賊輕侮頓兵劫治者且盜賊十年之間屠殺官吏膾炙人心
馱盜賊而能圖治也且盜賊十年之間屠殺官吏膾炙人心
村落掠金帛怨忿之毒流于骨髓其間苦變生其心不可復
聞忍恥而未敢發也一日伺天時之隙情苦變生其心不可復
忍則操戈拔劍以報此必然之理昔人云盜不能亂天而能
洩之氣遂至于大亂此亦必然之理昔人云盜不能亂天而能

召天下之禍者此也近時士大夫習聞苟簡慮不及遠皆謂度盜
已息可以奠枕此最誤國之大者或謂賊雖未滅姑以寬朝廷之
憂未為失也獨不見唐末咸通之盜邪招討宋威安奏大渠死羣
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十日破八縣攻汝州殺將吏
而東都大震則幾為宋威之誤矣若謂爵賞可以收賊心邪是時
蕪州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約罷兵未幾詔拜王仙芝而黃巢恨賞
不及已劫州兵再亂遂入陳蔡攻陷山東取江州轉攻潭岳東擾
宣潤徧天下而勢不可遏則爵賞不足以收賊心矣若謂盜賊
已降便可無事邪是時高駢崔安潛等提兵塵擊所嚮披靡賊氣
既殲乃詣太平軍乞降詔授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己
復叛去轉寇入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刊山開道趨建州陷桂
管進寇廣州自是勢益橫驚有虎噬中原之志然則盜賊來降果
可以保其不叛乎若謂賊未破而先言破賊皆近世之常事何足
怪邪獨不見宋裴諸君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亦稍自安由

是賊得計整眾渡淮破東都陷京師入春明門升太極殿叩其所
 欺至國之明駭奈何其輸而復蹈之以為可行也哉古人有
 言曰殺人不死傷人者不刑民無所畏亂莫大焉今盜賊殺人
 如麻而賞之以官蓋自古未有為大亂之世刑賞失柄而能有為者
 也惟賢人君子及其尚可以為之時而圖之過是則恐災稔禍
 變天下靡靡日轉潰腐遂至于不可支持然後徐起而圖之則已
 晚矣

江淮表裏論

呂社

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為家
 戶備淮以為藩籬當三國時吳割據荆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
 壽春合肥蘄春皆為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
 取吳蓋其輕重疆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
 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

之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魏已下蜀經略上流屯壽春出廣
 陵此吳之所以為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鎮之地
 皆入南常据江扼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于周
 未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真表裏之勢則
 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為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
 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為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
 重于尋陽而舒蘄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繁于荊昌而齊
 安者實荊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尚矣凡我之所以
 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蓋不甚相遠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
 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
 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苻堅嘗出汝穎破壽
 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為征討大都督屯江之南遣
 謝玄眾軍擊洛澗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甚嘗濟淮飲江營瓜
 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不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舻相接以

應之而已凡此因淮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為守者可不固邪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為蕪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蕪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蕪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逆之遇于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蕪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眾以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邪噫欲守江為家戶然淮甸之勢未立則江豈可得而守之也又欲備淮以為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此兩者可以竝行而不可以偏廢何哉異時金人出沔鄂剽豫章而全軍直指金陵比偽齊之兵頓譙尾以禁壽春而李成睢盱于漢上夫敵人之情蓋可見矣而吾之所以自治者自江而南教化政刑方圖之而未暇舉淮而外郡縣郵塞皆置之而不問此何理

也議者以為宜修政事治軍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積芻粟以保淮甸表淮而裏江形勢已全則我之所以備敵者敵還以備我敵之所以攻我者我還以攻敵起荊襄而至于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彊而倉足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為重恃淮以為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于宿毫必不能默集青齊以擾關輔矣彼且設備于光順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而敵之所指以備我者分則是我眾而敵寡矣占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指揮四方一軍自淮泗以擣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攻汝潁彼敵之赴救遠近不相及也求財于蜀合軍于陝以遏河隴出師襄漢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彼敵之與國番漢不相親也如是則我之攻敵者有餘而敵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為之主而敵為之客也蓋嘗論之江淮之虛實南北之雌雄我不能覽而用之則權歸于敵敵不能攘而有之則權歸于我權之所在成敗之機隆替之源也譬之弈焉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及其取勝必先

人者也然則江淮之衰裏其事詎可緩邪

原直

鄧肅

世人嘗謂窮達自天余以為窮達自人非天也何則伯夷餓柳下惠黜孟軻不用於戰國之末韓愈不得安其身于朝廷之上比干剖心子胥抉眼真卿杲卿碎于賊手是為直必窮矣子貢得駟馬蘇秦得六印宇文士及得安其職張禹得安其身崔日用得學士宋之問得館職楊再思得宰相是則為佞者必達矣夫為直者必窮為佞者必達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夫豈天哉雖然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蟻穴一夢耳于此枉道喪節以千妻孥之奉一時沛然自謂得志殊不知萬世之下使人間其名而唾之僅與禽獸比若正直之士雖當時身不絲腹不粟席竄流離真若可憐者然所謂浩然之氣歷千百年猶與日月爭光以此校彼孰久孰近故君子宜餓宜黜宜不用于世宜不得安其身于朝廷之上至于剖心抉眼碎于賊手亦宜任之惟直不可變耳余生蹤蹟

幾徧天下求其不以窮達生死少變其直者雖問有之要不可以多得也建炎初余謫歸沙邑有主簿虞君茂實諱某者相過視其貌溫而謹聽其言慎而信退竊自幸曰是必學者非止為科舉之士百餘以得罪至重流落益久君又安于小官不能遽去忽忽相從且三年矣視君所為猶一日也與人無親疎貴賤一切以誠心待之間人有善欣然若己有得及論朋友之過雖面顏發赤弗顧也其事長官亦不能少變辭色作寸進計顧雖齋庖索然殆不能煙青衫百結如霜後葉其自處如得志嗚呼君真坐直而窮者君真不以窮而變其直者此余所以願與交游之末不敢以罪逐孤蹤自為君棄也孔子論三友以友直為最佛氏論四友以華友稱友為可鄙蓋華因時為盛衰稱視物為低昂此豈可與正直之友同日而語哉君今別余而東矣恐無規余失者余于是黯然而惡惜君之行也作原直

維民論上

劉子翬

古無自固之國而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倡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乍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為難察自昔觀我政于廟堂之間得民情于肝膈之內有要道矣政苛歟刑酷歟賤斂重歟徭役數歟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問其怨嗟之聲見其蹙頞之色時雖幸安民必叛已無是四者時雖甚危民必附己不待足問甚訪鰥孤而知其必樂其生矣夫民之樂不樂其事至微何規規察察而欲知之邪蓋不樂之意鬱于胸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為怨怨極則怒怒之心蓄而未發甚于敵國之兵戈過于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知警懼彼其疾上如仇讎伺有罅隙與之借亾而為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猶木

蠹于中魚潰于腹一旦破壞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亾商之民文王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亾自秦漢以來或解其維而夏亾商之興亾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荅略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寬厚為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成恩款唾為澤薰蒸沈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起過于劉石德光之暴靖康奇禍同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亂而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窘蹙宸心鬱焦凡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定邪愚嘗攷維民之四說焉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也徭役之煩無有也惟斂一事不可謂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橫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費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煩故常稅之外月有椿歲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

科折科有和買有豫借如市庚良如貨醯茗如賣僧鬻爵如造甲
修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一取于民名之曰和其實彊估名之
曰借其實不償以瘡痍之民供多多之賤豈易枝梧邪膏菱涼喝
必有道焉幸茲邊遽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凋氓活遺噍
以成康阜之事噫求瘼他恩弗恩維民之道輕斂為急

維民論中

劉子翬

維民之道莫先于輕賤斂或曰賤斂輕則國用不足奈何是未之
思也昔人以蜀為富國以江淮為財賤淵藪今奄宅二區居膏腴
厚實之地而常有煎熬窘乏之憂是理財無術也術之大要有二
一曰講經制之道二曰革科納之弊皆所以足國寬民也何謂講
經制之道財欲豐而散不欲豐而聚散則足聚則竭所以豐之有
源也今山澤之利搜求窵穴豪髮無遺關市之征束薪把菜亦有
所取利源至多至煩而用猶不足者竊意本之過也敦本之道莫
先重農今散農非一塗無術以聚之困農非一事無術以寬之營

屯雖興耕鑿未廣蓋兵驕不尚躬耒耜也將無體國之誠也寬鄉
舊盛而嘉穀稀狹鄉人眾而農夫寡古有遷民踐更之法焉或徒
弛刑或出賦吏以實空鄙禁游惰抑技末誘之罰之一歸于農使
屬闈難寓而田畝易居他業艱苦而田夫優裕是聚之寬之術
也今未行焉是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貧
而節人有怨心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
兵以衛民會于民官以治民會于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勿會
可也郡縣已并旋復員闕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行眾將咨怨殊
不思費用之廣浩于正山非天降而地溢也一取于民耳深鐫痛
削民不堪命亦將怨叛此小嗟忘彼大憾較其輕重當何如哉
況節之有道當于人心未必生怨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昔之
足國者斂不及民今一錢用度必取于民術至相反也究其弊在
于儒臣搢紳取財賤國計之權一委疆幹之吏彼以堪事為能
無所斟酌惻怛之意素不蒔于胸中況以任之弗久聽之不專無

因時通變闔關之道裂東裨西趣辨目前而已如豪右之家主帑
藏者月更歲易豈復有豐饒之理邪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苟
不任謀猷經遠之臣而責成于幹局之吏不求通變闔關之宜而
專守彝常之制不務敦本富民之道而爭求錐刀之末不務甘節
之吉而慮悠悠誼譁之怨則浸浸靡靡日復一日坐困而不可爲
矣何謂革科納之弊今朝廷少有科敷州縣必增其數其說謂細
民逃戶無可供輸按產而均或致乏事善良畏憚奔奏豪猾拒捍
遷延吏緣爲奸權宜縱舍則民已倍費矣受納之間巧弊百出執
役掌事皆老奸宿猾視吾民猶家雞豕惟所咀啖焉權衡斗尺
邦有定制一搖手則變多爲寡一謬言則指精爲麤事例靡費既
不可闕陰欺晝攫紛然其間愚民眩眈驚駭不知所措則又倍費
矣受納既艱權歸攬子與倉吏潛通腹心相爲唇齒民戶自
輸則千端阻抑攬子代納則一概通融倉吏要民民憤之攬子要
民民甘之蓋依之雖若見侵去之又患無託也民聽命于攬子則

又倍費矣或立期促迫或先限監催一檄經過千家騷擾則又倍
費矣民安得不重困哉噫民孤立于下眾蠹乘之若蝟毛非法弊
也官弊也非上困民也官困民也故官非其人則官爲蠹官無其
術則下爲蠹今欲扶弱沮彊惟在得一受納官爾郡縣皆選清廉
彊力之士主之振職者有賞有陟否則有懲使應此選者爲
試才之地發譽之基則人人自勵必躬必親取民之賸如出其橐
自然羣蠹屏縮斯民少寬矣經制之道既盡科納之弊又革則國
用足而民安富矣夫民之叛上非樂爲也由其中懷不滿之心故
易以傾搖盜賊誘之從爲盜賊夷狄劫之從爲夷狄誰之罪邪方
其爲民也官誅求吏培克忽之如草芥不知人心之已解及其既
叛也急追捕肆屠僇視之如禽獸不慮邦本之益危豈不殆哉今
印維民之道非他要枉安之富之而已非上人之慰勞撫摩之也
勿擾之斯安矣非上人豐殖贍給之也勿窮之斯富矣民心一
固推之不舍逐之不離彼其附上非人人連比膠結之也富之安

之民自相維矣

維民論下

劉子翬

無苛政無暴刑無重役無厚斂維民之道盡矣誰與奉行良法美
意被彼黎庶哉外建千官內列百吏親于民者惟縣令百日者朝
廷嚴選舉之法開褒擢之路大縣皆自堂除憂民之深也然邑有
小大民無親疎重此輕彼豈一視同仁之意哉以縣邑至多擇其
大尤以為難安得盡付良吏哉挈領而表正理綱而目張太守者
縣令之綱領也令之賢否守得舉之刺之薦之罷之榮之辱之聲
氣所加有變化人才之道焉舉一郡言之令有廉有貪有勤有惰
有循有暴守將賢歟慕德則觀感而化畏威則悚懼而化以求知
己以寬罪戾心競力爭千里之內皆化而為良吏矣守將不賢歟
則貪者自遂暴者肆情惰者日偷恬然無所忌憚而潔白公正之
吏立己則見尤守法則獲誦抗上則招戾往往變節忍詬以謀苟
安千里之內皆化而為不良之吏矣龔黃為吏諸邑無不獲之民

趙張試政千里無不才之令其勢然也故守將重奇也有七不可
除姻婭勿除勳勞勿除私暱勿除所聞均逸勿除告衰引疾勿除
被劾左遷勿除便私善了昏嫁勿除無是七者惟以承宣牧民為
心乃分符剖竹其名正其任專且古之牧民者甚難今之牧民者
甚易古之守令出入阡陌勸督農桑疏渠築堤遣鰥去獸課其牛
馬教之植藝疾癘則治之療之貧窮則振之恤之訓以祭祀昏冠
之禮讀以比閭族黨之濃其勞甚矣今之四民生之理皆自營
辦豪髮不仰于官惟官勿撓之足矣撓之由在于不能戢下刻
木舞文貪如谿壑彎弧肆威畏于虎狼賂公行其弊久矣十數
年來尤甚錢非盈積不受貨非溢囊不攜故東家南畝高門大第
鮮衣美會皆此曹之受用也守令雖不殘民而民破家蕩產于此
曹之手善控御者猶不能盡其防况縱之哉故今日守令之良莫
先于戢下夫良法美意朝廷之惠也達朝廷之惠以及民守令之
惠也守令之惠弗施咎在守令守令之惠不得施復何咎邪方嚴

文峻法星流火飛今日以乏事褫官明日以緩供鑄職雖有豈弟
慈愛之心恐懼弗得施也而乃責其循撫之效無間是猶委帝賈
之求贏而禁其罔利乾沒趣庖人之進味而惡其剝膚椎體安有
是理邪故賤斂急則守令水賤斂寬則守令賢守令賢則民寬守
令才則民擾由上使之也噫羿能篡夏之天下而不能篡夏之民
心莽能移漢之社稷而不能移漢之民心是以少康光莖之興呼
吸而雲聚川赴抑有由也國家苟盡維民之道焉則復復之功期
期可集本固邦寧內何慮乎嘯呼外何憂乎介狄哉

禁衛論

胡銓

自古論禁衛之兵大概有四有以宰相而領之者有以宿將而領
之者有以宗室而領之者有以外戚而領之者晉嘗以外戚領禁
衛矣羊琇典職十三年其計得也然漢上將軍祿相國產以肺腑
之親握兵柄幾為劉氏之禍漢嘗以宰相領禁衛矣周勃一入北
軍卒安劉氏其計得也然唐昭宗誅宦官以崔允判六軍十二衛

適以啟東遷之難漢嘗以宿將領禁衛矣李廣程不識俱東西衛
尉其計得也然王叔文為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以奪宦者權
適以召僖宗幸蜀之危漢嘗以宗室領禁衛矣東牟朱虛宿衛長
安共誅祿產其計得也然唐昭宗畏藩臣跋扈以嗣覃王允典神
策而與平五十四軍一日俱潰適以啟李茂貞犯闕之變則宰相
外戚宿將宗室又若不可以領宿衛矣是夫不然安危在出令存
亡繫所任得人則羊琇之謹審周勃之重厚程李之忠肅東
牟朱虛之赤心雖處禁司不嫌于握兵之重任其則祿產之
險賊何取乎外戚崔允之庸昏何取乎宰相嗣覃王允之驚才何
取乎宗室希朝之淺謀何取乎故夫典禁衛者不必外戚得
如羊琇則不必宰相得如周勃則不必宗室得如朱虛東牟
則可不必宿將得如程李則可此漢豈所以肅建章之衛而唐大
宗所以嚴諸衛之軍誠知夫禁衛之不可輕也雖然漢豈肅建章
之衛其也兵移于姦臣太宗嚴諸衛之軍其也兵移于宦官

兵移于殺臣其禍遲兵移于宦官其禍速方漢之季曹操于相府
 月置領軍後改爲中領軍乃使韓浩史奕同領禁衛自是忠臣義
 士耘除略盡靈獻之間北面朝者拱而觀變漢魏何擇焉彼見宗
 廟社稷之無與也執太阿而用其穎以司一世之命則漢之凶非
 既凶而後知也禁衛之權移于姦臣之手而天下之大勢去矣然
 而靈獻猶擁虛器而曹操亦終身腹毒而色取仁及丕而後易姓
 其禍遲也唐之季始以禁衛假魚朝恩既而以假寶文場已而又
 以假焦希望夫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也當時假寵奄寺兵奪
 于內亂訂于外李茂貞一犯闕則殺一中尉王行瑜一犯闕則殺
 一宰相乾建一犯闕則埽十六宅殺十一王自是朱全忠之難作
 于肘腋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不終其身而唐以凶禍速也禍
 之遲速不同而其凶一轍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疆與誠有
 味其言哉

審勢論

辛棄疾

虜人之地東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
 虜人之財發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斬恩于郊而無泛恩之賞又
 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
 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此其兵又可謂之眾矣以此之形時出
 而震我亦在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爲不足恤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爲
 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
 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已反于遼趙開反于密魏勝反于海
 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反于燕其餘紛紛所
 在而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
 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土中原廩窖
 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虜政龐而官吏橫常賤供億民粗
 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十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則財不
 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
 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

田宅罄于槌剝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于民賸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督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況虜廷今用事之人櫟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朮輩之洽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聞偽許王以庶長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于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官渡之師袁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為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疆也高祖見之以為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之深而知之蓋國之亾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為酷虜今竝有之欲不亾何待

察情論

辛棄疾

曩者兀朮之死固嘗屬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苦近皆習兵恐

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嘗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弑亮嘗懼我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亮又嘗緩我北追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遺賀之使知其無能為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亮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于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于我也今日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治邊戍卒而已戎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我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

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
 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
 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邪則必不肯張皇以速
 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
 則麟逐而松年鳩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
 不敢必戰邪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恤以母之親兄之長一
 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于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
 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敵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
 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于高麗西夏氣足以
 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
 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
 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
 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
 則吾受其病矣昔者黥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

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禽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并解仇結約充
 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
 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
 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虛聲詭勢以為進退者非
 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為可惜

自治論

辛棄疾

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
 于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
 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鼎之亾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能以
 取魏而晉卒以斃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斃于隋與夫藝
 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薄將非
 命世之雄其勢固至于此而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辨此吾
 見韓盧東郭斃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
 據曹氏之猜雄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劉備雖願

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疆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足怪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靡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摹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其安而不可與其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爲國國自爲敵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襍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心繫戀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爲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疆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眾見屠于秦君

爲秦虜而地爲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阮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匹秦必楚夫豈彼能逆料其事之必至于此邪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果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劫于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謨之論晉者藉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幹營低昂而搖尾于販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僞而褫魄于雕弓亦以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卑精心疆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爲之感則臣固當爲陛下言自治之策

有六者二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于
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
陛下間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為朝廷
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
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
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
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
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
割六縣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劫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
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劫而歸矣
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劫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
取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為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
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于晉彼亦何嘗退
金陵輸歲幣乎

詳戰論

辛棄疾

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
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
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
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
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
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繇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
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
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
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
較之他處山東號為簡略且其地于燕為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
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故臣以為兵出淮揚則山
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
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揚已

西至于汧隴襍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爲甚深備之爲甚密可因其爲重大爲之名以信之揚兵于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于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于淮西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于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爲旌旂金鼓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警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譽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于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于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

郊山東諸郡將誰爲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以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幹鷓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邪吾已制其歸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爲戰與守邪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爲正而以山東爲奇奇者以彊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彊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虜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陳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彊彊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陳間耳臣以爲天下之勢

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繇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爲恢復之謀則吾兵爲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使陛下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于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于滎陽耿弇言于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爲難能而高祖光武不以爲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雖然臣又有一說焉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爲我應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爲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爲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黥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

之民寡謀而易惑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爲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爲農夫下故宜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爲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悒勇悍之氣抑甚于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于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

厚俗論

自有天地以來俗幾變矣結繩之世民以恬淡相忘故其俗朴可

程大昌

封之世民以輯睦相親故其俗和至叔世則乖矣以利害相讎而
 已故其民可誅相親之不能反乎相忘勢也聖人無如之何也直
 以和疑杜使不流于乖則已矣相親之變而為讎政也身先而民
 隨焉不可禁也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使聖人能復太古之相
 忘吾知聖人有所必為使叔世能樂其民之相讎吾意夏商亦自
 不棄吾獨怪夫商君之治秦也民故相親而立法以攜之俗未相
 讎而設法以鬪之勢可為而不為反推而納之至乖至戾之地吁
 可駭也鞅之立法也設什伍以相帥而專以告奸為賞罰有兩男
 者必出分而不分者倍其賤是驅民為告評而禁民為孝弟嗚呼
 孝弟親睦之所由生也而禁之則民若何而可親告評怨讎之所
 從起也而導之則民若何而不讎故鞅之法行而秦民無歡心矣
 怡愉之樂不暢于闔門窺伺之惡交相于鄰里使之無熙熙自遂
 之適而常有惴惴意外之憂鞅固前知其然而為之不恤也趙廣
 漢之治潁川惡其俗之相黨設緡笮以招評俗行詭譎以啟怨讎

務使其民不為朋而已而不知告評之禍慘于民俗之相黨也行
 之未幾潁川家家作仇特未相兵耳儻微韓延壽開禮遜之端黃
 霸闡循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被安知潁川之不秦也漢之文帝
 承秦之餘舊染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待之鎮之以淵默示之
 以敦朴行之以質直重厚之人其久也昔之告評無行評語無
 親者人自重恥言人過大漢之人其久也昔之告評無行評語無
 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惟民生厚不銷鑠也封德彝曰三代以來
 驕詭日滋秦任法律漢襍伯道蓋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豈
 其然哉豈其然哉

存法論

程大昌

法之設以寓公亦以杜私也然則孰為重曰杜私重孰明之以迹
 明之也著圓于規託方于矩以為方圓之則而格夫不方圓者豈
 為能方圓者設哉是故法之設以迹繩私也至私行乎無形而人
 莫得見其情則蕩然無所限制故聖人設法以為寓公之具寓公

之有具則戾公者有形矣情然邪而法亦然則固得見其公矣法然邪而迹不然則童子亦得議其私也夫惟迹暴于外而人皆有行私者之所深忌也春秋之世諸侯相與削去周官之籍夫何讎而為此直惡夫行私而有迹耳夫籍所著刑政有平制度有中班爵有等分田有限昭昭乎至公之的迹有法揆則有指籍以責私者故子產詰晉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一圻今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此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凡此皆眾忌所萃而周籍之不得不毀者也古語有之不知其形視其影苟未知夫人公私之分于法之存亡觀之亦足以察矣曹參之相漢忘天下之凋瘵而放心乎荒耐似不足恤民也而天下歌之正以其不失畫一之法也畫一之法非唐虞成周之法也天下何樂而歌之聞之曰給長短者不操尺譎輕重者不持衡鄧侯之畫一至公者也參委其可以行私之

勢而一切付之定法之無心非天下之至公能乎哉是故非守法之足尚而至公之為可貴也不然參當坐因循之罪而可以功冠漢哉

去能論

程大昌

能莫大于無能而有能為下名莫大于不可名而可名為小夫有形于專專故偏而易見無泯于兼兼故莫得窺其全也知偏全之分而擅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體乎天子之臣一職一事等而上之各有司職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明可折獄文可典禮差且仁者可為司寇司馬而不聞長于某者可為宰相惟其無職故無所不職惟其無長故無所不長此其能高視天下而獨制其衰也歟今夫元氣之散也得其溫且煥者物資以生得其清且肅者物資以成信有能矣方其含四氣于未形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是春而已誰與啟秋能成是秋而已誰與發春惟其自處于不生不成之外則生生而自生成成而自成也是無能之能而

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能矣。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夫惟其無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容之。惟我用之，若彼能以其技而吾亦以。其技則吾與彼同。物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歟。故用技者，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佐唐也，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自述觀之，房杜其亦無能矣。君定亂而我無有也。而公議賢之，何賢乎。賢其不專而兼，不偏而全。得體故也。使房杜亦計其功，則濟之文孰與經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則王魏之直必不能相遜下也。惟其自處于無能，故能自泯于無迹。所謂輔相彌縫，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

南宋文錄錄卷十七

南宋文錄錄卷十八目

論

刑法論	楊萬里
選法論	楊萬里
魏論	韓元吉
蜀論	韓元吉
蜀又論	韓元吉
吳論	韓元吉
周公論	韓元吉
吳論	呂祖謙
晉論上	呂祖謙
晉論下	呂祖謙
宋論上	呂祖謙
宋論下	呂祖謙

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其詳必至于不舉習其疎也則知其密必至于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刑之固然也然則于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一反以得天下之怨而多為之岐二曰法所謂舉之略而漏之疎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為之岐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于殺人罪至于殺人何以議為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祖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為疑民亦不以為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此法不孰不相殺以至于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于此也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殺一人為帝之虐然則古之心雖秦民之苦于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為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日鬪之目焉則有曰故日謀日誤之別焉日盜日謀日故者法之所必

死也日鬪則死生之間也日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也又況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而吏可賣吏可賣而民可遁有司取其獄而讀之曰此真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為之岐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為法法用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日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日簡書而曰文具法至于為空言文具是無法賢于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于無所入而終乎不勝以用矣法不求民之入而終于無所入者也是古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無所入也今之法有日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興大獄鞠大罪

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與所謂大罪者初無罪之可鞠
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受誣者至于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
不過杖而遣則奸民何憚而不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訟獄何時
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
廢其禁蓋人有野于宅而盜于防者其始峻其牆而止出于一門
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
敢過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
西而門焉門多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于有門而不局焉門多
且徑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局則羣盜掉臂而入矣法
不執而多為之歧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孰不
掉臂而入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不可
以更議而誣訴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行其
所必行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措之風其猶可
及也歟

選法論

楊萬里

選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
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
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
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賂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
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
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
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奸而其
用法也則取于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于法而朝廷之權輕于
吏也其言至于勝法而其權至重于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不奉
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于官而決于
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家政聽
于子弟而其權卒歸于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
子弟之于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

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于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于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于是子弟爲備位而臧獲爲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部者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答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乎不叩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問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俟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

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于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于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尙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尙書侍郎者殆不止于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于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求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于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魏論

韓元吉

奸雄莫不負天下之才與窺天下之志而其所以不得肆者無窺天下之時爾聖人之治也必謹爲夫天下之時者故使奸雄之志

無得而生亦使其才卒爲我用今夫猛獸之在山也齒足以決而爪足以裂氣足以暴怒及其既擾于人也以玩之于掌股而納之于行陳用其決裂之具而伏其暴怒之氣此豈有他哉制之有術爾故時者亦聖人制奸雄之術也然天下之時不能常治與安惟無使其至于不可治與不可安而已聖人者知可治之時難得而易失也而奸雄者知可亂之時亦難得而易失也故其心惟恐天下之治且安非恐其治且安也恐無以肆其窺天下之志也東漢之末也治天下者不思爲其時而惟思去其患紛紛然召天下之兵此奸雄窺天下之時也其窺之驟者固已倉卒而無成其窺之深者禍至于不可救若夫曹操其可謂窺之深者矣不先其窺之迹而力爲其窺之時夫天下豪傑奮臂而皆起此窺之時也使之盡去而吾獨存不亦可乎操則不然以爲天下豪傑苟不至于皆起則吾無其時矣乞州焉與之州請命焉錫之命竊地不呵殺人不問陰持其權以鬪天下而徐爲自取之計且夫劉備

者操之所深忌也得備不殺而又與之兵此所謂假虎以翼者其飛去決矣非不欲殺也與之兵幸其或爲我用與之兵而少與之則雖不爲我用亦不足以自立起而收之未晚也孫權之有江東又非不欲圖也吾方用兵于中原必先攻其易者而後攻其難者夫先攻其易者則難者將不顧其易者而勢足以孤先攻其難者則易者或合于難者而勢足以眾是故中原略定然後借劉表而加兵于吳當是時也備在荊州而備可得苟以襲權之無備也而權可除是一舉而二患去矣天下將無如我何操之計信未失也雖然操精于用兵而拙于此何哉奔者之鬪碁也志在于敵則必亂志在于己則必審其勝與敗之形莫不先見而奔者有不能知也必觀于奔者而後知之操之兵非素習于舟楫也不可以施于吳也爲操之計者使數十萬之眾水陸竝進得一戍焉而守一戍得一城焉而守一城連營列柵勢禁而力逼之備之力旣衰而吳之步兵亦不足用磨以歲月而事舉矣不知出此而輕鬪于江湖

之上欲以虛聲下之則不既疎矣乎嗚呼備亦嘗攻吳矣埽境內之眾合五谿之蠻連營列柵七百餘里而亦至于敗何哉操之敗在于不用步兵備之敗在于不用舟兵也當蜀之戰利以速當魏之戰利以久而以備之策資于操以操之策資于備此固周瑜陸遜之所憂也

蜀論

韓元吉

天下有大計有近功善爲國者先定其大計而不急其近功不善爲國者反是夫大計者吾之所以自立也近功者吾之所以自利也負斧斤而入山林其志將以求薪也遇橫艸而束之者此童稚之力而斧斤何預焉曹操之盜漢也天下莫不欲誅之也然其誅之也無名而彊有力者又嘗急于自利是以易敗而卒無成劉備以宗室之英則誅操之有名者也以區區之巴蜀豈誠足以鬪魏哉雖不足以鬪魏豈不足以得魏之尺寸也哉然而諸葛亮日動其師以臨其境而數往數來若不勝其任者何邪吾然後知善爲

國者真不急于近功也夫以亮之才天下可運于掌豈不能積粟而後動今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明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是不見嗟于愚夫愚婦況能以保天下之英雄哉亮之告備曰天下有變命一大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而將軍自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則百姓孰不箠盪盪漿以迎將軍者乎嗚呼此亮之始謀也始謀之而不能成之則是亮之無謀也雖然亮之言固曰天下有變云爾今也天下未有變則吾固不可以輕用其師雖不可以輕用吾師而亦不可以忘夫討魏之名懾其彊大而遂已也于是齊其國家訓其士卒揚旂荷戈日將討于魏者以陰俟其變而亦不貪其尺寸之利不幸而變之無有也于是又託于糧匱而復還外足以繫天下之望內足以養吾士卒之氣而不使天下知漢之不可興而憂吾之師不復出也及夫魏之三世也權臣弄其威柄而政日以弊土木戕民之務駸駸然而起是魏有可乘之漸也于是乎始爲屯田久駐之基而不

復還矣嗟乎蜀之所以爲國者以有亮也亮死而蔣費繼之猶足以有立也蔣費死而繼之者非其人塊然一隅國旣不治而翹翹然競其小利今日拔一縣明日下一戍吾之國亦疲而吾之師亦厭天下且以爲吾之所以勝敵者止于此而大計去矣噫亮之出師也魏延嘗請以萬人東當子午而會于潼關此韓信之謀也而不可用乎夫與人鬪者奮槌而呼于門是度我之力足以勝之也挾刀而窺其室是幸其人之寢且病也寢且病不可常故挾刀而窺其室者鮮有不敗韓信之用兵當秦項之紛爭天下莫適爲主之時也故其謀可以遂今魏方無事而欲幸其寢且病此樊噲橫行匈奴之說也關羽之圍樊也不顧其後而殲焉而況于延乎故夫天下之勇而無謀者不可以用也

蜀又論

韓元吉

人臣不可以無才而人君不可以有才人臣無才則無以成其君之務人君有才必有以奪其臣之事故君者天也臣者地也正陵

江湖艸木人獸皆附于地者也正陵之所以高江湖之所以流艸木之所以華且實人民禽獸之所以蕃且育者皆因地而見者也天固若無預焉而人徒見其穹穹然而高莽莽然而大也夫穹穹然而高莽莽然而大此所以覆地而成物者也必也物物焉而降于天吾見其不足以爲高且大也燭之以日星沛之以雨露鼓之以大風雷霆摧之以大霜大雪而使物莫不由于其中天之所爲如是足矣三代而下人君未嘗不以才勝也夫人君者必將有其君之度者也人君而無其君之度是幸而爲君者也兩漢之君也惟高祖爲得之而孝荃爲似之雖東京之光荃唐之太宗未免肩肩而任其才也嗚呼孰謂三國之際而有玄德乎玄德之爲人也用兵則不若曹操智數則不若孫權技勇擊刺則不若呂布夫不若者誠不若也是以多敗而少成狼狽而屢走幾無以容于天下而吾以人君之事許之者以其度也蓋人君者無事于用兵無事于智數無事于技勇擊刺苟度之不足也則不急于人而急于自

用矣不能愛民而至于害民矣用兵智數技勇擊刺者皆人臣之事也玄德之爲人也二者常有餘而數者常不足其不能有天下者是其得臣之晚也夫孔明之才非屈于吳魏者非玄德亦不能屈也後世知其君臣之相歡而不知其所以相歡蓋必有以相伏者也漆之合者以膠也酒之和者以麩也益以水焉則漆壞而酒醜矣荊州之敗也曹操之師猛于風雨此人之疾走而亟避者也而玄德方受荊人之歸一日一夜行不過十餘里其言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嗚呼此虞舜文王之言也玄德何自而得之哉吾是知孔明之所爲屈也冀城之拔也得士女且數千人蜀人相賀而孔明獨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一夫有死者亮之罪嗚呼此伊尹周公之言也孔明何自而得之哉吾是知玄德之所爲歡也故觀于玄德孔明之事君知所以爲君而臣知所以爲臣矣

吳論

韓元吉

天下之勢一然後可以言治天下之勢不一而言治者是猶同居而異戶也其道必離三國之鼎據也天下其不可一乎雖然三人者皆當世之雄也曹操長于用兵劉備挾人君之度若夫孫權有智謀而無遠略者也雖其成敗不可以豫測然不幸者備也而可責者權也備之不幸者無先爲其資爾權之可責者蓋嘗以其勢而論之也毀齒而藝木于圃其實可歧而待也黃耆而藝之則享其實也不能必矣操與備其年相若也其死相後先也權爲最少居位爲最久而其立國無可言治國無可稱也其君臣之日夜以爲計者不過欲畫其長江而有之耳且天下皆知魏之爲賊也而已獨受其命夫受其命則君也名爲之臣而不實之其可也有事焉則戰無事焉則聘吾不知其立國之說也外則變其臣以亂政內則暱其子以亂分吾不知其治國之說也故終身言兵而不能望中原以發一矢其乘關羽敗曹休皆帝井之小數而盜賊之淺謀也淮南之近曾不足以得之而規規焉遠求夷州儋百尺寸之

地且為大言以三分天下蓋亦可笑也已嗚呼使備而有吳之資與權之年其中志不巴蜀而止也夫天下之相持也常懼其無機機至而失之者是無乘機之具也蓋弩之發也必以機其乘機也必以矢機發而弦絕者是無矢之過也善為射者必厲其鏃以符機善應變者必厲其策以徇時方權之初也山越之眾獠其東交廣之寇梗其南荏陵之羌鬪其西境內且未治而魏亦未有釁苟責權以討魏是責人之無已也及夫五十餘年國內既富寇夷且平勢足以有為矣魏人一旦不卹其民命司馬懿抗四方之眾以興遼東之役當是時也權臣自將而甲兵空蓋踰年而後反此取魏之機而不可失者也躊躇不顧魏兵既歸而拾其餘此不亦雀鼠貪生之計也哉官渡之戰也孫策欲襲許柳林之師也劉備請伐魏蓋英雄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機亦不可一日而失機也雖然曹芳之踐阼也魏人益弱諸葛以二十萬曾不能以取新城今是舉也能保其必勝乎吾之說為權設也司馬懿既出魏之諸臣

非權敵也恪之時權死久矣恪知賊之衰而君臣幼弱智能之士不用而不知己之主少國危亦何以異于魏也噫此孟子所謂燕伐燕安往而不敗哉

周公論

韓元吉

處天下之變者必思所以任天下之疑任天下之疑者必思所以弭天下之禍今夫天下之變非聖人無以處之而不能使天下不致疑于其間惟聖人于此有以任其疑而不顧夫雖有以任其疑而不顧若使天下之疑久而不釋則上將見疑于君下將見疑于民天下之禍吾其何以弭之哉是故處之非難而任之為難任之非難而弭之為難然眾人所謂弭天下之疑者不過曰委而去之而已夫使聖人處天下之變而懼于天下之疑亦不過于委而去則是天下之禍自我而啟矣曾何足以為聖人惟聖人所以弭之者為道不特有以弭天下之疑而卒使天下之禍無自而發此其為聖人者歟周之為周末再世也成王幼冲不能紹文王之業

此可謂天下之變也舉天下之大而聽于周公天下不能無疑焉
誅管叔放蔡叔流言四起而周公端委于上寂然如不聞是周公
有以任之也任之既久果何以弭之哉雖然成王寢以長矣其聰
明志慮猶未足自治其天下而周公歸政焉以常人論之既歸之
政則周公可以致為臣而去矣公乃偃然自處于師傅之位而不
去由是知周公弭天下之禍之深也蓋周公以謂成王之聰明志
慮雖未足以自治其天下而吾與一二賢者輔之則亦足以治苟
必待其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政始歸之則天下之禍有
不可弭者矣何也人君之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猶制于
大臣則惡忌之心生易納讒間之言況以叔父之尊而臨之哉故
于是舉天下還之君而不去其位以為之臣當是時也非特羣臣
不足以知周公之心雖召公亦不之知也故曰召公為保周公為
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夫召公之不說謂周公歸政之早也
故公為言嗣前人恭明德在予小子且而悉舉商周輔相之盛

伊尹伊陟巫咸甘盤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用又厥
辟受有天命之事以廣召公之心其終又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
夷其濟小子同未任位誕無我責及成王足以自治其天下而聰
明志慮皆吾有以啟迪于前而惡忌讒間無自而發君臣罔有間
隙而至于太平此周公歸政之早之效也由是言之周公之遭變
召公有不能處而思弭其禍者召公之智且有所不及而以責夫
後世之臣此周勃霍光不能自保者歟

吳論

呂祖謙

孫權起于江東拓境荆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北敵曹操
西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之
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已死丕叡繼世中原有可圖之
釁權之名將死喪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為固者東南
之地所以為彊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
孫氏之地又為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至弱而

孫氏之兵又爲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疆長江而上達于江陵轉
江陵之南阨于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搯而守者凡
幾道路坦然非有潼關劔門之阻也自廣陵而渡京口自歷陽而
渡采石自邾城而渡荊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艸之固
濡須破則江上不知所以爲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眾皆
江南舟子繇力薄材之人區區拮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實行伍兵
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如此之固且疆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
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眾外以謀
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
歟始權之初立曹操下荊州移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
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言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霸
之業此用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借荊州而不反關羽頡頏于
上流權謂耆關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
圖之懼曹操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逼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

上牋擊羽以自效使呂蒙陸遜一襲而得之全有荊楚西閉劉備
于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
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恐曹氏之倚其
後也乃于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臣于魏受其爵封擊備而走
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復起權
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爲名而曹丕篡位之罪甚于殺
關羽備亦欲結己爲與國而專意北圖于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
欲遂得息肩于西而專意于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
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調權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下合肥權
若拒之于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于
濡須使操雖有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阻江沕春水方生義無
所用操歎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之旣退自他人觀之大則追
軍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于操蓋權料操之內憂
尙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

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于其間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之用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卻之于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謂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不必不休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爲兵久不用則士氣鈍疆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宴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譎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爲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爲所用多南兵便于舟楫短于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舍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己爲

百姓屈也與邗真爲盟陰以怒其羣下方且爲進取之計而自卑屈如此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爲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危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爲阻而與曹劉爲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爲雄不能興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緝馬步之銳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竝進孰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亦必連衡而掎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尊于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爲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爲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況子孫乎其國不能保也況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惴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則亦惴惴然矣藉使孫皓不爲暴虐

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效權之畫
江爲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惟陸抗知此抗言于
孫皓曰長江峻川限帝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審抗
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爲不足言而所謂智者所先則有道焉抗可
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晉論上

呂祖謙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過淮而東晉時得中原之
地吳旋爲晉滅而晉更石勒苻堅之疆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
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爲其主故也
以正統所繫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讎恥恢復舊物
晉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齊威公晉
文公越王句踐皆國中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襲
中朝之舊賢者以游譚自逸而下者以放誕爲娛庶政陵遲風俗
大壞故威權兵柄奸人得竊而取之小則跋扈大則篡奪士大夫

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政事不修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
勝惜哉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
任屬賢將而待可爲之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旣內無政事任
屬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我無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
褚裒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必非時賢所辦殷浩之再舉北伐王
羲之曰區區江左固已寒心力爭功名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
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喜由是觀之晉之政事不修任
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爲也然謨之言大抵謂任
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若度德量力羲之之言大
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復所及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二君雖
相當時之失然盡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讎恥之期
端坐江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東晉
之初其疆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尙欲自彊而不肯
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著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

曰先帝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而待亾孰與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眾于今適盡司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智計之士今伐之是其厄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才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羲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人好興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爲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謨王羲之言爲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聖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事貴乘覺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急自治政事既修恢復之備已具事會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觀釁而動將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實徒爲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旦機會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應東晉之事如此者多矣

晉論下

呂祖謙

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亾夫無敵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亾何哉蓋旣無法家拂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于危亾而不自知東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疆臣專制上下惴恐如處積薪之上而火將然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亾爲憂是以內雖王敦蘇峻反叛相尋桓溫擅權廢立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于上而王導溫嶠陶侃謝安謝玄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亾而復存也及桓溫旣死苻堅復亾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非有間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于關西慕容相殘于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爲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恭漸生奢侈于上道子之徒竊威柄于下謝安謝玄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旣死其政愈壞甚于已危將亾之時泯泯靡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

流之患復開不待外敵之疆而國遂亾矣聖人于無事之時而為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況東晉讎恥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其愚哉

宋論上

呂祖謙

杜牧謂宋不待河北故隋為王宋為伯愚謂不然并吞海內之形勢關中為重河北次之關中者周秦漢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后勒以河北取關中苻堅以關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關中後周以關中取河北隋唐以關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關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二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則關中為重河北次之顧不信乎宋不帝非獨不得河北暫有關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不帝起于布衣身經百戰戰勝攻取髣髴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西北至疆之虜前無橫陳旁無堅城逆河而上開關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

竹之易可謂奇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于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不帝之失關中其罪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不帝下廣固欲盡坑其父老韓範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其孥前賢論之以謂舉事曾苻姚之不如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哉其失一也宋不帝之不為晉室藩輔天下所知也然輔晉而行能仗大義使中原知為晉雪百年之憤天下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天下今急為篡奪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為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不帝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不帝之北伐魏主以問崔浩浩嘗策之以為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北之人未聞據連城舉大眾來附之者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收燕之後選用燕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

名與眾共之北伐元魏非元嗣所能抗也舉元魏則中原盡得矣東埽慕容之餘燼西翦赫連之遺種以裕之智勇王鎮惡檀傳朱沈之徒爲爪牙而謝晦之徒主謀議何爲而不成裕之施爲旣不能選用燕秦賢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縱無所練之士卒南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異便南兵不可專用有三雖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易困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征黥布張良戒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爲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據洛陽曰漢軍騎入梁楚之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屯聚數月無會而潰裕軍至長安已謳歌思歸此易困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難整也裕旣無中原之眾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愚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謂劉穆之死急于篡取愚以謂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已所行事已失中原之情欲全軍其歸則惜關中不忍棄之欲

不歸而守則南人思歸旣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況關中乎數十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郡縣可不以裕爲深戒哉

宋論下

呂祖謙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爲宋苾帝舊物故竭國家之力埽國中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專任屬猶恐不免于敗況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于原野而決機于九重之中機會乘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使到彥之輩御精兵亦不能成功況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苾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苾帝用之而疆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苾帝失之于前而文帝失之于後也自古東南西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氏南遷

南宋文錄卷十八
褚哀殷浩桓溫謝玄皆獨由一道以進至于苻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乃獨用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于關陝而孤軍無援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屯于淮外委以經略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眾不專恃舟楫而修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也文帝修政事爲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魏論

呂祖謙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夷狄之疆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喜戰道莖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爲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間者習戰之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莖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羣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穹

廬遷徙之俗也金錢玉帛府庫充滿非復昔日計牛馬錐刀之利也美衣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飢餒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競戰鬪攻取之勳也故雖中國而流爲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盈致亂況夷狄無上下禮義之維持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天資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于此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于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前至于遷洛之後其國衰矣竊譬之夷狄鷙鳥也去其利爪而傳以鳳皇之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于虞羅必矣然元魏旣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莖謬以攻取待元魏至于國分爲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莖之主智謀之士蓄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

齊論

呂祖謙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場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昺為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寇皆有以為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能追擊魏全軍而反然魏得沔北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開拓故亦不敢深為報復之計待其通使于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篡立為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為名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邊備不修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夷狄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

呂祖謙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胡馬疆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已然當時梁

若使諸道竝進乘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收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橫市里此豈弔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陳宣帝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不版圖必當為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步戰而少馬慶之能廛北兵于平原曠野使挾戰而用胡可敵哉自入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正之計顥必不行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眾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才未易議也著其所不及以俟有慶之之才者觀焉

梁論下

呂祖謙

梁之亾也以侯景帝納景得禍也速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黨輸趙平原君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帝之納侯景是

也夫景自以猜忌不容于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下忽以十三州數千里之地來歸斯可謂無故之利矣若帝思慮朝臣諫說非不詳矣始疑而卒納之可謂利令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各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陷亦至于亡國是禍又甚于趙也趙有彊秦之敵摧之以致禍梁氏既無彊秦之敵而獨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出于趙之下也然則在若帝勿受可乎曰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彊者勝如之何弗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則請因而進取乃使思政與李綽弼等赴之固已制其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遂景出之則已傾其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奸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景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地若帝施設羅網略無西魏之一二何為而可納若帝既信其奸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景敵也不足

以制景一失也又信朱异捨鄱陽王範而以淵明為帥卒有寒山之敗致軍折于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于景不殺則廢之可也反豢養于邊陲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貳于宇文說辭自辯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為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致畜遂捨鈴鍵而縱之盜據邊疆則又從而與之跋扈不遜則又虛辭而說之高氏以淵明為間則又不能推大信于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其所施之方略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萬萬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得景絲毫之力而受正山之禍由梁若帝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略制置尙鑒茲哉

陳論

呂祖謙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視吳又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而已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況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晉以來習于水戰以江

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比百大河猶有悍湍之虞若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荳昌巴陵號為控搯豈秦關劔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南以為戰地荆楚控搯上流又有舟師戰于江中然後可以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苳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曰亾淮南荆襄而獨憑恃洪流以為大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沿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荊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荊襄楊素之師泛江而下沿江鎮戍不能禦而不能破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于峽口皆可渡也吳陳三世之後亾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昇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方其有淮南諸郡則闊步高視東攻二淝西取湖南南取閩越南方莫彊焉及淮南為周世宗所取則自窘以至于亾亦失淮南則不能守

江南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係淮非所及不如係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與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既有見焉謹勿割棄荆淮而為守江之論也

兵論

陳傅良

天下不可以近慮慮之以近慮慮天下而不誤天下者無有也先王惟知夫天下之勢難合而其隙也易開將以固其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于隄防其易開之隙亦不可撤其備而示之可乘之間故兵之制常與德並行而不可廢三代而後人君始以兵亂天下而世之好名之士苦其毒而厭其多亂必欲一芟而去之蓋借夫詩書之放牛馬囊弓矢以自證嗚呼此其為慮也亦不遠矣夫苳王之偃兵非苳王之意也勢也苳王以商之諸侯與八百國之眾而遷商之鼎義士薄之則天下之疑于周者或不少也蓋至于成王周公之世猶未能無不靖之心苳王不亟釋其取天下之具以安天下之反側則夫洵然而變者未止一祿父也故其

道不得不權其宜以自固然其所以為天下計者未嘗廢司馬法也而又其時足以制殘商之死命亦得以安意為之而無忌好名之士不達天下之勢而借其說以文太平乃始關戶斬關開盜之路而招之天下之禍不始于此也乎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也唐之得兩河于季世亦非唐之盛事也蓋帝侈然自以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蕭俛段文昌之屬亦無永圖競為偃蓋之談以中穆宗偷安之欲藩鎮甲士日凋月耗一旦盜起永宜禍發燕趙而國家無如之何者晉祚遂以不久唐之故都復淪盜淵嗚呼為天下慮而使淺謀卑見盜太平之名者為之天下之不為晉唐者亦幸矣

南宋文錄錄卷十八

南宋文錄錄卷十九目

論

邊防質言論十事

袁燮

四塞論上

周南

四塞論下

周南

高祖論

周南

李靖論

陳亮

唐文為一王法論

魏了翁

冢宰屬官論

鄭伯謙

太宰節財用論

鄭伯謙

會計論

鄭伯謙

九兩繫民論

鄭伯謙

蒙韃既眾女真據有之地必將四分五裂與我為鄰種類不一必有岨疆喜功不我親睦者能無戰乎往者金人盛疆朝廷姑息勉彊和好今金師屢敗亡無日矣而敢偃然自大邀我聘使索我歲幣若遽許之豈雄窺覬謂我衰弱已甚故雖垂亡之寇奉之惟謹有鄙我心輕來伐我能無戰乎金人我之深讎而敢駐汴京者謂我不能復讎可以無南顧之憂也遽與通和必墮其計若不欲遽絕之姑告之曰俟復還燕薊交聘如故委曲遷延遲以歲月殘寇必亾萬一未亾調我無信致螫于我斯與之戰乘其衰弱克之易而大抵為國家者固不宜好戰亦不可憚戰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逖出鎮而河南復為晉土苻秦南牧一戰而卻之蓋疆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克保其國我朝中興之初數與敵戰良將輩出王師屢捷岳飛韓世忠劉錡吳玠之徒勳烈表表于紹興間非秦檜沮之復故疆歟國恥端可必矣今廟堂之上圖畫邊備如恐不及必不以

戰為憚而後人才共奮何患其無成功哉

右論戰

自古有戰則有守戰所以摧敵守所以固圉兼而用之可也故陸宣公論攻討之兵則必有鎮守之兵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鎮守之兵也今欲固吾封疆使敵人無敢侵軼豈可以無若是之兵哉雖然有若是之兵則有若是之費民力既竭賤不可增將何以給之朝廷深計遠慮令大軍有闕無復更補移其贍養之資為吾鎮守之費招壯勇充邊屯各保其所以待不虞可謂妙于經畫矣而或者有疑焉昔我先朝用師西陲夏竦請增置土兵而楊偕建言古者兵有九地而士卒近家者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借之此言本于孫荅荅談兵之雄也而深以散地為戒然則今日募兵屯邊不離鄉井敵人臨之我不能禦儻然而散果足以任保護之責乎曰孫子之意非以散地為不可戰也要使人知所儆懼而已譬之涉大川者當憂其易溺而非以大川為不可涉也戒之戒之深虞其散而有恩德以固結之有法度以整齊之斯不

散矣古之善馭軍者撫之如慈父制之如嚴師其恩也如雨露之濡其威也如雪霜之凜感其恩者不忍散畏其威者不敢散協力一心致死衛上不啻如捍頭目夫然後藩垣固門戶壯矣雖然間諜不明則軍情亦未易定國初名將守邊關市之征恣其自用厚給間諜敵人動息靡不知之常先爲之備故寇入則必敗其後李允則爲帥卒有亾入敵境者移檄索之答以不知所在則告之曰是在某所敵不敢匿若今日邊將亦能若是則募兵可恃以無恐而何憂其易散請以此裨鎮守之說右論守

州也馬隆募能挽弓四鈞弩三十六鈞者無問其所從來立標簡試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夫弓弩若是之勁而應募若是之速彼果何術以驅之邪及觀涼州既平之後朝廷欲加隆將士勳賞有司以爲隆將士勳賞者皆已先加顯爵不應更授楊珣駁之乃復賜爵加秩由是知此應募之初未及征行而勳賞已頒矣夫安得而不勸自春徂冬成功而歸不過一歲而與之三年軍資受賞多矣夫又安得而不勸今之招募不識能如是否乎嘗聞國初邊將利權甚專非私之也欲其廣募驍勇爲爪牙也中興之初背嵬一軍最爲勇健各持巨斧上堪人胸下斬馬足北敵深憚之此殆李牧所謂百金之士也豈止錢二三千之所能招亦豈日給一二百錢之所能養乎方今財計未充誠難廣募然捍禦應敵有不可已者惟當由中及外痛節冗費而專以邊事爲急庶乎其可辦矣書不云乎罔曰弗克惟既厥心苟盡其心事無不可爲者論招募夫嚴守禦之備募驍勇之兵國事果濟矣乎曰未也兵力雖彊寡

助則弱主將雖賢孤立則危自古如是者多矣毛寶之戍邾城也
以弱無應援而敗張巡之守睢陽也以援兵不至而覆夫寶巡非
不智且勇也嬰孤城捍疆寇其力固不敵也今夫手足相爲用則
其身安鄰里交相助則其家可保矧天下事莫難乎兵而可以無
援乎沿邊勁卒分屯要害宜若壯矣然利害不相同左右不相關
首尾不相副聲勢不相接則亦何以禦方來之寇非寇不可禦也
獨以一軍當之是以難爾昔元祐初范純仁經略環慶建請諸路
修橫烽之法賊兵侵犯則竝舉橫烽傳報鄰路且乞委經略司選
策應兵馬將副使臣分爲二番戒諭士卒整繕器械凡軍行不可
闕之物平時一一備具常爲猝行之計纔見橫烽立相赴應偉哉
斯言其常山蛇勢乎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
尾俱至純仁深知兵略得乃父仲淹之傳故切于事情如此今遺
法俱在曉然可行凡封畛相接者皆明乎患難相助之說則雖有
疆寇莫能肆毒矣李崇刺兗州患其土多盜村置一樓樓皆有鼓

盜之發也次第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守其險要靡不擒獲此
橫烽之近似者猶立見效況其大者乎古人有言曰同舟遇風吳
越相救以此發明人心使之協力無間今之急務也公朝急圖之
論橫烽

橫烽之說旣言之矣請復以古陳法明之五人爲伍伍有長積而
爲兩爲卒爲旅爲師爲軍總萬二千五百人兵亦眾矣等級相承
職愈尊則隸焉者愈眾倡而率之若身使臂若臂使指井然有條
雖繁不紊故曰治眾如治寡分數定也分數旣定交相爲用雖變
化無方而體統常定故曰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
圓而不可敗諸葛亮妙達斯理制爲八陳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
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此古法也布陳如此誰能
克之此所以旣擒孟獲縱使更戰而七縱七擒也渭南之役司馬
懿久與相持而不敢戰蓋知其不可敗也史稱懿常遣兵倚亮之
後頗有殺獲是其小小者而其大勢實未嘗動也夫兵至于不可

敗則無敵于天下戰至不可敗則退焉而不可追亮沒而師還懿嘗躡之矣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追蓋知其不可追也深乎深乎其神于用兵者乎馬隆得之涼州之役樹機能以眾萬計或乘險以邀其前或設伏以截其後自謂謀無遺策矣隆依八陳法作偏箱車且戰且前奇謀間發卒以全勝此則孔明之故智也唐太宗自稱吾擊弱敵嘗突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可謂難能矣然其所遇者脆敵爾若以八陳法禦之前可得而突後可得而攻哉是故莫精于古法莫全于古法善用兵者當以是為本不本諸古而率意以戰者是謂浪戰其勝者幸爾張巡用兵不依古法然其言曰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驅之而往若臂使指即古法也有志于當世者其精講之哉

論軍陳

右前後跪起皆應規矩繩墨馬燧節度河東以騎士單弱悉召牧馬廝養教之數月皆為精騎人豈有不可教者哉古人知其然也菟苗獮狩四時之間未嘗不教曰熟于旌旗耳熟于金鼓手熟于器械足熟于馳驟坐作進退無所不熟被鎧甲不知其為重蹈險阻不知其為危教使然也雖然教之而無以激厲之則如勿教而已矣今國家所恃者大軍也雖曰教之而激厲之術闕焉不講州郡亦然禁旅廂卒名之曰教而無所激厲猶不教也凡人之情孰不趨利大軍財用固自有餘為主帥者視其技藝之精月以一二千緡錢賚之歲不過一二萬計州郡財用亦非甚乏為郡將者視其技藝之精月以數百緡予之歲不過數千緡計厥費未為廣也而能使所在卒伍皆為精兵豈非國家之大利邪嘗觀李牧為趙守邊日擊數牛響士以歲計之不勝其費矣而無所靳惜蓋振作士氣義所當然況當技藝既精而無以旌別之可乎雖然善其藝者末也善其心者本也古人教人豈徒取其能而已哉迪以忠孝

勉以信誠起趙夫足為腹心羣驕諸御皆知禮義是則可貴焉
 爾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教戒之久
 此心純一人人可仗此王者之師也誰得而敵之嗚呼今為軍帥
 為郡將者盍亦究心于此乎論訓習
 養兵之費蠹財甚矣而不得不養者惟民無以衛而國無以立也
 嗚呼盍亦求夫財用不耗而自足以衛民立國者乎古者兵出于
 民戰攻守禦之具盡在于人事未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
 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其矛戟也蓍筭筮其甲冑干盾也鑊銍
 斧鋸杵曰其攻城器械也此太公對堯王語也推此類具言之且
 曰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豈非兵民
 為一之良法美意歟擇其可教者而教之軍旅之事一人學戰教
 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自百而千自千而萬雖至千百萬可
 也尚患其無精兵邪今日治邊郡邑有弓弩手有山水寨有義勇
 有保捷皆民之能為兵者也生長邊陲體力堅悍固已有可用之

實矣矧復有傑然于中者世目之曰土豪聲燄所加靡然從之皆
 為部曲誠心以待之恩禮以結之平居減其租稅臨事給以資裝
 豈有不為吾用者哉周亞夫之伐七國也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孟一俠士爾吳楚失之而輕亞
 夫得之而重眾中之傑非他人也然則今日之土豪可不加厚
 哉厚之者不過數人而從之者不勝其眾荀卿所謂若挈裘領詘
 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得處事之要矣因其徒眾教之塗藝
 區別其能否而勸沮加焉皆精卒也昔李抱真籍民為兵免其租
 徭足為農人之利給以弓矢不為私家之費習射于農隙則不妨
 田功賞罰于都試則有以懲勸而三丁選一合于成周其民可任
 之數比及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雄視山東嗚呼安得如斯
 人者而辨斯事乎論民兵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
 國則民德廢旨哉寬嚴異用隨所宜施不可以相襍也軍旅尚嚴

不嚴則法不立何者兵死地也人情誰不貪生而畏死畏死之心重則徇義之念輕危機迫之有走而已爾古人深慮焉故嚴爲之法使人心曉然皆知進猶可以求生退必不免受戮雖白刃如林矢后如雨無敢卻者法使然也夏商誓師敢有不恭孥戮加焉周人大閱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其嚴如是蓋不如是則士不用命無以取勝矣自昔盛時以嚴爲尙豈非軍容固當爾邪今所在雲屯兵非不眾而大軍驕惰緩急難仗意者主將不嚴之故歟主將之所以不嚴得非措克之過歟虛籍之多歟姦弊日滋而無以服其心歟夫如是故不得不寬寬弛之久驅之戰陳誰肯盡力且夫債帥之弊其來久矣至更化而後革方其選用之初固無所事日月寢久每患失之苞苴之交結猶曩時之債帥也交結猶故則措克亦然上虐其下下慢其上雖欲以法齊之其可得乎拔本塞源痛革斯弊所望于公朝也夫軍情無常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古之爲將者受命則忘其家臨軍則忘其親援

桴鼓則忘其身令發之日坐者涕霑襟臥者涕交頤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意故畏將而不畏敵人百其勇所向有功今之人心古之人心也爲將帥者誠能立法自其身始則三軍之士亦將畏將而不畏敵矣史稱衛青勇于當敵常爲士卒先霍去病常以壯士先其大軍夫以元戎之主不顧患難以身先之其誰敢不效死茲其所以爲名將也夫

論軍法

孫臏策龐涓夜至馬陵旣而果至李光弼料高暉李百越降于雍希顥旣而果降英材絕識洞照物情出于常人智慮之衰宜其成功之超卓也李牧收民人入係以誦匈奴周亞夫堅壁不戰以挫吳楚養威持重迎機而發其兵家之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邪韓信有舉燕趙擊齊絕楚糧道會于滎陽之請諸葛亮有跨荊益係岩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之言宏規遠略不愆于素非小才智之所及趙充國以不戰而屈人兵而罕汗自降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而陸抗心服雍容不迫有古人之

風焉嗚呼必若是而後可以為將矣雖然此等人物豈常有哉必不得已舍其所短取其所長亦足以集事功矣夫人固有決不可用者反覆難信跋扈不恭雖終身棄之亦不為過其或偶有差失而才智過人者其可終廢乎且孟明嘗為晉擒矣李廣嘗為敵擒矣然且不廢況未至于見擒者乎鄧禹之師嘗衄于赤眉矣郭子儀之師嘗潰于相州矣然且宥之況未至喪師者乎美玉有瑕未害其為寶良馬或蹠未害其為駿人才難得正不可以一眚之故而遂廢之也且夫將帥取其才能不以責其廉謹故兵法有所謂使貪者國初委任諸將得其道矣自西邊用兵有以公使錢得罪者法令既密故老功不逮可戒哉小廉曲謹之人雖不間顯過而其實難用才器磊落之士雖不修細行而可與有為今日之勢亦云急矣為將帥者正當度越拘攣收拾才俊為腹心爪牙之用昔趙奢為將奉飯而進之者以百數所友者以千數待士如此供億之費可知矣今諸將能循此軌轍豈不甚善然供億既煩則支費

必廣毋以三尺繩之庶乎其可也何承矩築塘貯水大興屯田因以設險為戎馬之限厥功偉矣然輒改詔書罪之大者也先朝念其有功且優容之此鼓舞豪傑之機括也豈非今日之所當取則者乎

論將帥

自古善為國者必有可以憑藉之地亦必有可以憑藉之人故眾建諸侯而有方伯連帥者焉宏材碩德巋然為一時之望侯國視為準則王室賴以安疆故古人注意焉今之帥閩古方伯也都會之地俱為重鎮然當邊事方殷之時就諸鎮中有尤重者焉不知皆勝其任乎抑猶有物望未孚者乎夫重鎮若巨室然生理備具取之不乏可以傳之子孫是謂家計立規模植根本足以弼成丕基豈非家計之大者邪昔者高帝征戰于外而得蕭何焉為家計于關中光荃亦征戰于外而得寇恂焉為家計于河內是二臣者其謀慮深長其經理周密凡國所急者物物咸具故二君賴之以成帝業今吾所憑藉者果何如哉敵有將亾之形而猶敢以虛聲

加我我有可乘之機而猶未能以重兵壓之是何也則以內求諸
 已未能無嫌也然則若何而可曰選用真賢付之閭寄而植立其
 所謂家計者斯得之矣孰謂真賢曰朝野之間翕然同稱無有異
 辭是謂公論所歸斯真賢也今之諸鎮固欲得如斯人者矣而猶
 慮其未然故願公朝更加察焉選擇人物分處要地尊其位重其
 祿假之以權財賤皆得自用官屬皆得自辟展布四體惟所欲為
 人所難辦之事次第而舉然後中國有所憑藉矣雖崛起方張者
 猶將畏之況垂亾之國乎昔者晉室南渡方伯之任莫重于荊徐
 荊州為國西門刺史常督七八州獨為雄盛故禍變雖作未幾復
 安實賴于重鎮焉由是觀之擇真賢據都會豈非今日之要務哉
 論重鎮

四塞論上

周南

長安四塞之地也蓋自山東而入則有函谷限其前梁楚之銳鋒
 不能遽前也自襄鄧而進則有五關制其旁襄漢唐鄧之游兵不

能乘隙也西有大散以制秦隴之窺伺北有蕭關以當匈奴之侵
 軼屏翳遮蔽牢密周固若四塞然而函谷地高又險也其于四塞
 之固為尤重雖然肴函則天下之險固而洛陽則天下之咽喉也
 秦謂之三川漢謂之河南隋唐謂之東都有洛陽而為藩籬則函
 谷可以立不幸疆者據三川之路塞成皋之險距飛狐之口杜太
 行之道使天下之兵三面不能相救則肴函雖未下而關中孤矣
 昔秦居關中洛陽置三川守嘗聚重兵漢都長安而滎陽成皋鞏
 洛皆為重地高祖雖屢敗不去鞏洛七國之變亞夫疾走藍田抵
 洛陽蓋有洛陽而後有咸陽此天下之大勢彼祿山反書旣聞明
 皇始以封常清乘駟詣東都募兵得六萬人斷河陽之橋為守禦
 之備是時崔無詖守滎陽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墮常清所募
 白徒亦棄陝地欲清軍還守關門而以失潼關蓋漢守河南則洛
 陽固唐輕陝洛則關中危虜亾則齒寒何獨漢事哉楚之城郢也
 陳之守江也蜀之備劔閣也委棄四隅孤獨而守門戶戶庭之外

敵來逼人如之何而可哉

四塞論下

周南

貝之荃關高祖由此入秦七國之變田祿伯亦請自淮南長沙而
入荃關劉裕伐燕沈田子一軍亦取道自此蓋函谷必由鞏洛其
地尤高且險惟荃關徑捷其視函道為徑易然使山東無變江
淮封壤環于外荃關乃吾圍也又何患哉關中所患獨此北方之
沙漠爾婁敬傳稱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
騎一日一夕可以至攷之張守節之釋史記河南地今靈夏勝州
也其地至上郡郵延不甚遠而郵延去長安亦不為遠所以敵入
雲中雁門而入陷燕然下井陘壓晉陽猶在河東也關中大河衛其中豈
能為邊患哉若入上郡北地則急矣孝文十四年單于十四萬騎
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是敵犯原渭而銳鋒至慶州
矣候騎至雍甘泉去長安三百餘里焉爾孝文後五年匈奴三萬

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亦通于甘泉夫敵自右北平燕代
而入者吾未暇論自河南地入者烽火相去每在三百里內何哉
蓋京兆雖有三輔而馮翊扶風之前已為上郡北地地近而敵迫
朝那蕭關之城塞不足以拒敵則三面之勢此為最弱焉爾昔周
之都洛也困于西戎秦仲始大以能為周扞其西也其後周避犬
戎而東以地近戎而西陲無甚封國也及秦襄公逐戎復奪岐豐
之地周終不能而有割以與秦秦之興實自此然西方無大封國
則周不能以獨存周固不容于不與秦也漢都關中又迫戎患則
宜鑒周之事分擇信臣置雄鎮于上郡北地以藩王室則敵雖大
入亦有所屏翰矣自高祖用韓王信于太原用臧荼盧縮于燕未
幾皆叛且不暇為西顧之慮婁敬雖能計道里之遠近而其策不
過欲徙諸田屈景之族以備之爾不知為四封之外慮也文帝每
遇敵入發兵屯上郡屯北地亦為久駐之計蓋嘗以十萬大兵用
將軍屯長安旁及于灊上棘門去長安俱二十里而皆宿重兵皇

皇然憂其衝突而至堂奧之內也其得免于侵陵之禍者幸矣哉

高祖論

周南

或問高祖其劣于湯荃歟曰湯荃聖人也高皇帝真天授者歟不然何其有為君之大略邪湯荃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高皇帝立義帝北面而事之非有自取之心也籍吏民封府庫取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而以子嬰屬吏除偶語之誅誦立三章之約法與父兄除害而已迹其初心湯荃亦何以加諸項氏王漢王于南鄭也曰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亦欲東爾志在天下不以敵而自沮也相距于京索間項羽不能進者三年矣高祖將十萬眾距鞏洛阻河山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不以不敵而去之也為義帝發喪縞素捐關中付之三人淮南付之九江王布梁地付之相國越韓信獨當一面北舉燕趙東擊齊皆付之以不馭之權假之以專征之任而約會于固陵而項氏滅矣大哉高祖之略也自起布衣為萬乘監門戎卒見之如舊海內已定布告天下曰王者莫高

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耳此豈非周秦以來不講之論而六經大易乾坤之大義哉恢恢乎以天下為心而不隘矣每過大梁必祠魏公子無忌過趙曰樂毅有後乎過豐沛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其靈略英轡超出乎籠絡馭馭之外矣蓋高祖雖道媿于帝王而性洞達其于為君之大略庶乎其近之矣或曰高皇帝有為君之大略則然矣項氏之屬皆赦不誅而必賜姪劉氏田橫懼誅與五百人入居海島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季布為項羽將數窘辱高祖即位求布千金匿者三族論功行封所誅皆平生仇怨所封皆故人帝有非常之度矣若此者何其未達也曰此高祖不學之過也不學故恣于情性而有情性之失然非高祖心術之大害也愚讀太史公班固書皆言子房自入關即導引不食穀高祖之劣于帝王其諸入關以後厭征戰之餘急急于求定有防閑天下之過乎蕭相國

守關中定社稷立宗廟高祖雖數亾山東而常全關中以待帝蓋忠臣也陳豨之反上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置一郡尉爲相國衛人主在外而大臣無故益封何邪黥布之反上自將擊之數數問相國何爲何哉相國以私財佐軍上始悅買田宅以自污上心乃安又何其淺陋如此邪史稱人有告韓信叛者又曰上恐惡其能也嗟夫裂地而王之叛證未見一夫告變主名不立遽執縛之高祖于是失君道矣昔者豐沛之初奮然爲父兄除難而起此心何心也雖未足以言湯蕞之事其所舉動庶幾近之矣今以爲失一控制則天下將爲他人有不免因事而誅天下之能者此心又何心邪豈惟不敢以言湯蕞之事而去曹孟德宋蕞帝不遠矣或曰高祖不如此則天下不定嗚呼是所以爲高祖之未學也夫天命之集于高祖久矣其有不治者乎

李靖論

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

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剋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開後者治後者力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略其行疎號令堅一裹洞貫進如颶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前道紆曲則雁行而進以一擊百以十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惟善治戎者爲能制之惟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顏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

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
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
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于是以正兵臨之南收
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
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
決戰其陳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
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不能有立靖于是以奇兵臨之要
險設伏而梟昇肇乘城傅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
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
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
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
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為
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
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

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挾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揜之以正兵欲
收功于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為不用
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唐文為一王法論

魏了翁

任斯道之託以統天下之異則不可無以尊其權天下惟一王之
法最足以一天下之趨向彼其慶賞刑威之用于天下而天下莫
與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故也君子任斯道于一身以正天下之
不正裁節矯揉而不使之蹉跌于吾規矩準繩之所不能制則一
王之法豈有天下者司之而斯文獨無之哉聖人不作學者無歸
往之地重之以八代之衰而道喪文敝後生曲學之于文僅如偏
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覩王者之大全或主于王楊或主于燕許
非無其主也然特宗于伯爾有韓子者作大開其門以受天下之
歸反剗剗偽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小不正者不于
王將誰歸史臣以唐文為一王法而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

愈足以當之天下莫不有所主江海能為百谷主也而後百川歸之太山能為羣嶽主也而後羣目仰之天下之分自敵已以上豪髮不可妄踰而況于道之所統其去取予奪可無玉法以裁正之乎孔子孟一婁人爾魯史記一書孔子何為傲然立一王之法以刑賞天下之諸侯而當時謂之素王七篇之書孟子胡為司距放之權而天下亦謂為亞聖孔子亦豈不知與己大相遠絕乎書以載而禹周公執天下之勢孟子亦豈不知與己大相遠絕乎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言語代賞罰筆舌代鞭扑其所立之法雖儼然南面之尊有不能與之爭衡者然後知一王之法吾孔孟立之以垂世久矣非用空言而徒為記載也不幸聖人沒而王法絕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之間間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攘臂鼓吻以自立其說然目離騷為奴婢指屈宋為衙官罵宋玉為罪人呼阮籍為俗吏其標立氣勢則有之矣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唐之興締章繪句尚仍江左之失末宗燕許如翠微宮之頌啟母

碣之銘洛寶書之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未伯王楊則韓休之薄滋味張九齡之窘邊幅王勃之多玷缺許景先之乏風骨皆未能粹然一出于正也是何也主王楊之伯主燕許之宗則藪爾之國不足以一天下之異也有昌黎韓愈者出刊落陳言執六經之文以繩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勁氣巍然三代令主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楊為之伯天下安其伯而不敢辭以為文章之法出于王楊也及其久也燕許為之宗則天下宗其文而不敢異以為文章之法出于燕許也最後愈之為文法度勁正迥近盤詰宛然有王者之法下視燕許諸人直猶淺陋之曹檜皆大國之一方爾則凡天下之為文者誰敢不北面厥角以聽王法之子尊哉雖然天下之習沈涵浸漬之久則其弊非一朝之可革變齊僅可以至魯變魯迺可以至道以聖人之才量豈不能直變一齊而且革之以漸焉況唐之文敝漸摩晉宋之餘習自貞觀後王師旦黜張昌齡裴盧駱寶

王等輩雖太宗高宗王之而斯文之弊且不能盡革使文章之變
非燕許諸人為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髮挽千鈞哉雖然立一
王之法以裁天下之異習此上之人為之愈何與焉大庠貞元徒
事姑息而元和長慶戾吾道尤甚焉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出于時
君而出于愈愈亦甚不得已也雖然史臣之說雖論愈也亦規唐
也

冢宰屬官論

鄭伯謙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
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為之務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
徒見夫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饗膳之事事之辱者
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帝裘服為末用而宦
寺嬪御酒掃使令為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盡壞人主
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其
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

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
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惑移其心智伺候以和其旨夸
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
哉故雖以文老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于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
相成王而詔後世者又不獨見于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
拳于綴衣虎賁趨馬之微焉昔者先王之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
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
焉用能保護君心眷成聖德宦官宮妾便嬖側媚得以趨走使令
于前而不得以乘間取榮寵竊威福也周公之深智遠識固有見
于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在無不究極用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
格物窮理之學要非屑然樂羣存司之細務而厚集權勢以
尊己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後世識此意者諸葛孔明一人而已
漢初猶存此意士大夫所不至者惟後庭朝夕出入禁闈洞然無
內外之限故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常少

日見正事日間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論道經邦之地固造源立本于此也自帝帝宴游無度于是外庭日疎內庭日親公卿大夫一切隔絕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大臣無權而小人專權異時關內侯騎都尉之爵下及于烹庖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房闈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巫詛之風闈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微物細事其傾禍毒國至于此烈也而今世儒者固方不屑意于天下之細務溺意高遠學僻而事左異日敗理傷化則往往起人主厭薄之心是故書生之清談而迂闊者不足怪也論道經邦之事業當于太宰屬官而求之

太宰節財用論

鄭伯謙

或問王制之書言冢宰歲杪制國用此九賤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冢宰佐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以理財用之末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于公上而大臣不敢撝節于其間則府庫之充初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會賜予一

切始無度矣是固蠱壞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冢宰屬官以為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饗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醢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帶裘服為末用宦寺嬪御洒埽使令為冗役而宴私玩狎之際易以惑悅人主之耳目而侵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冢宰一舉而盡握之此固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檢之以周禮攷之膳夫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外府歲終不會王后之服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與其皮事夫一歲之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冢宰所以制一歲之出者亦有常令而皆曰不會豈真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邪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有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于勢為不順于事為難行是以

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九式
存焉吾可與知而與至尊者較曲直取與邪是故好用匪頒吾則
共之芻秣幣帛吾則共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客祭祀吾則共之以
至向之所謂賤士辱事微物末用宥役吾又一切共之而一曰祭
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夫惟財共于有司而式
灋持于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灋而過取百官有司于此亦不
敢至于違式灋而過共宰夫以式灋掌祭祀酒正以式灋授酒材
掌皮以式灋頒皮革委人以式灋共薪蒸木材職幣以式灋斂幣
餘職歲以式灋贊逆會太府以式灋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灋
而閱則侈心以式灋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賄始
沛然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源立本于此而無以蠱壞之也或曰
小宰之職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
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今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會同
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會宥賜

殮宰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賚委人共
委積薪芻司勳掌賞地宮伯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橐人司弓矢
司甲兵之數一切皆有式灋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匪頒工事
之式也或又曰軍旅田役莫大于餼糧而不為之式何也曰居者
積倉行者裹糧人自為具非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給惟官府
中供軍事者耳此則有廩人治師役之糧會倉人共道路之穀會
遣人掌道路之委積是不為無灋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
于理其出而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之滲漏上之取者每患
于過差九式之灋不過以樽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
避名也式灋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錙銖而取泥沙而用竭
九州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嗚呼是其
所以為秦漢歟

會計論

鄭伯謙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于太宰而總于太府其玉府則專掌

王之器物以其王之服會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賍九功之貨
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掌邦布入出而待邦之用
至于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紀其入職歲
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
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于太府而
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鉤攷之而已然太府以下大夫爲之長
而司會則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反重于太府何也曰此聖
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總
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
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欺無所忌則沈溺掩蔽之弊生而匱乏枵
虛之患至暴征橫斂之源必自是而啟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
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觀今以司會而
下攷之所謂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爲理財也宜
屬于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頒其

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于太府
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抑又
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司書
亦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乃六典以治邦國八灋以治官府八則
以治都鄙皆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貳之以小宰
固其理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乃亦得而貳之司會之權不重乎
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攷之勢得以行于諸府之中事不至
于欺僞用不至于乾沒數不至于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
推而至于典灋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
足財用不缺則百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人物車旌圭璧
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冠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
而師田行役冠昏喪祭皆可以竝舉而無遺當其禮制樂作兵寢
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猶安樂之治道之成天下夫
孰有廢而不舉者向使司會之于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

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爲欺而彼此相容以爲奸則不終日而匱
乏隨之矣財力旣缺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式
灋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庶事廢墜荒落向之所謂六典八灋八
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
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不深于周禮乃謂太府若漢
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尙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尙
書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鈎攷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于其長也
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
知此三者之列于司徒特以其事近于民耳若會計則同出于司
會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財用所以于其入而會之
也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所以于其出而會之也以其入
而攷其出所以參互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
采地司會皆得以會之固不應若尙書之卑而法不及行于司徒
之屬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以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

近于此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
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竝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
在其手其鈎攷爲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于司農少府之上
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
止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
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
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存焉遂使鄭氏猥
以尙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平勃皆以爲不
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
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
夫卽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
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邪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于
司農歸水利于少府歸鹽鐵于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
改司農平準爲中準列于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尙藥太官御者

鉤盾尚方攷工諸曹列而為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攷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于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攷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為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攷之于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于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于三司之上而受令于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九兩繫民論

鄭伯謙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職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師儒之間宗族朋友之際山林藪澤之豪豈嘗有位于朝有祿于國者邪而均

之曰得民與牧長主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千里王畿之外公侯而下伯子男而上其君皆牧伯也千里王畿之內近而鄉遂遠而都鄙其官皆長吏也三等采地之間卿之有邦縣公之有邦都其人皆主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位然既會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蚩蚩之氓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羣不為之兩則渙散四出而其勢不可合矣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于渙散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于其間則逆節之萌禍心之包藏其將何以制之先王于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于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係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昔者孔子孟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一世其門人弟子不遠數千里

而從之雖飢寒流落濱于死而不去此師以賢得民也庚桑子居
于畏壘而畏壘之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陽城居于晉之鄙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商之七族
宋戴莊荃之族齊諸田楚懷屈率以彊宗大族更相維持繫屬人
心若漢郭解之豪俠輕財重義出萬死一生以救人之急而任之
事則民心爭慕而惟恐或後蜀卓氏孔氏程鄭刁間之徒占山林
戴澤之利殖貨累鉅萬而富比封君隱民皆取食焉此三者以族
以任以富而得民也九者各有以得民之心各有以聯民之族類
相悅而相附相制而相維持故彼動而此禁一萌則一扼先王經
理邦國之大意隱然可見于此後世玉制不明是九者雖未嘗不
兼有而為治者不知也徒為之牧長為之主吏而所謂師儒朋友
富家大族未嘗過而問焉是以越雪蜀口吠噬狂走上之人不以
為意而師之得民者廢溺冠騎項之餘佻優侏儒爭以儒為戲而
儒之得民者廢禁游俠破黨伍而朋友之得民者亦廢誅鉏彊宗

遷徙大族嫉惡州縣之富民而宗族豪右之得民者又廢五者盡
廢而牧長主吏雖存又皆割民以自奉役人以自安百州縣之守
令大抵以辦財賤為職而得民之道百郡千邑無復一人經意矣
秦漢以來牧長主吏之間如有番令吳芮南海尉佗之才得江湖
嶺海之人心遂起而王其地魏其老安以招致賓客之勢而傾動
天下吳王濞山海之利賤不及民拊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相
挺矣士不攷論後世之變而惟見太宰九兩繫民之說則孰知先
王防患之意深哉

辨

非國語辨

戴仔

攷

吳越攷

潛說友

題跋

盧鴻艸堂圖跋

葉夢得

跋朱喬年所跋王安石字

鄧肅

書通鑑後

陸游

跋丁未御書

袁燮

跋羅亨甫書陳使者死節事

袁燮

讀管子

袁燮

書朱晦菴先生太極圖解後

度正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

吳江董兆熊元輯

說

頁馬對

岳飛

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石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器小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

不校

鄧肅

孟軻不與橫逆之人校曲直而與齊宣王爭達尊韓愈不與高閑文暢校夷夏而與憲宗論佛骨韓信不與淮陰少年校勝負而與項羽爭雄藺相如不與廉頗校上下而與秦王爭割地蓋不辱辱于其小者所以養成其大也楊雄不肯屈節于董賢而甘為王莽

之臣柳宗元不肯下氣于皇甫湜而甘為王叔文之黨李忠臣赴君父之急能席日者之言終不能拒朱泚之命卒以叛誅李陵能以匹馬力戰極邊終不能輒出一語上抗虜廷卒負其君為左衽之鬼蓋遇細故則竊虛名臨大節則顧死生此小人之事也大人何取焉古之所謂大人者體均天地而氣通陰陽天地覆載之中不卻蛇虺陰陽寒暑之變不恤怨咨但推一元之氣運量斡旋于大空不可窮極之間乾坤藏春生秋殺又何必物物與之校可否乎若乃小人則一切反是余嘗譬之以狗飽食糞穢盤旋戶外伺有至者不問淑慝瞋目怒牙聲氣俱厲將搏而噬之然後為快于心顧其悻悻真若有守而不負其主者儻有客焉委骨于地彼則搖尾而進欣然就之視曩昔切齒之人便為恩地亦豈暇顧其主乎此大人小人之辨不可以不察也晉語有之人才相去不啻九牛毛蓋歎其相絕如此顏子于此犯而不校蓋不足與校也小子其識之

吳五百

蕭德藻

吳名憇南蘭陵為寓言斬之曰淮右浮屠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為符移授五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髮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之即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髮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繫焉頽壁而逃明日日既映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頽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繫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髮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為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邪曩悴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指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其與吳五百果

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駸駸華要當書此遺之

鑑湖說上

王十朋

東坡謂杭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某亦謂越之有鑑湖猶人之有腸胃二湖之在東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鑑湖之利害尤重昔東漢太守馬臻之開是湖也在會稽山陰二縣界中周圍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餘頃湖高田丈餘田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故會稽山陰無水旱之患自漢以來更六朝東西晉隋唐五代錢氏千有餘年民受其利至國朝之興始有盜湖為田者然其害猶微盜于祥符者一十七戶至慶厯間為田四頃當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自是而後官吏因循禁防不謹侵盜愈多至于治平熙寧間盜田者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寢廢矣然官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盜之也政和末有小人為州內交權幸專務為應奉之計遂建議廢湖為田歲輸所入于京師自是奸民豪族公侵彊據無所忌憚所謂鑑湖

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占湖為田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官吏徒見六萬石之利而不知九千頃之害縱知九千頃之害而不知湖廢其害不止于九千頃而已也蓋鑑湖之開有三大利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天之大水大旱不常有也至小水小旱何歲無之自廢湖為田雨稍多則田已淹沒晴未久而水已竭矣說者以為患雖及九千頃之田而公家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何不思之甚也夫有災必訴訴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賤之人所得幾何失常賤而以區區之湖田補之猶可也九千頃之民田所失不可勝計又何以補之邪王者以天下為家所入亦廣矣豈利六萬石之入而以病民邪況湖田在今日暫有所入而他日亦將同九千頃而病矣湖盡廢則湖之為田者其可耕邪今之病水旱者不獨九千頃之田也雖湖田亦告病矣無湖則九千頃之膏腴與六萬石所入之田皆為黃茅白草越人何以為生六萬石又何從而入邪此其為大害一也鑑湖

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山三十六源之水雖遇大澇而水不為病者以湖能受之也今廢為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吞納之地萬一積雨浸淫洪流滔天水無所歸則必有漂廬舍敗城郭魚人民之患嘗聞紹興十八年越大水五雲門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壞者幸也假令他日湖廢不止于今而大水甚于往歲則其為害當如何此廢為田其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也歲無水旱而民足于衣會故其俗號為易治自東都以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循吏稱見于史傳者不可一二舉也非必昔之守令皆賢也蓋民居樂歲之中家室溫飽其為善也甚易比年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亾盜賊多有皆起于無年之故去秋災傷致訟山陰會稽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皆頑鄙也禮義生于飽煖盜賊起于飢寒其勢然耳此廢湖為田不獨耕者受其病獄訟盜賊皆此之由其為大害三也自祥符慶曆至今建復湖之議者多矣而湖卒不可復非湖之不可復也異議者有以搖之也異議者得以搖之亦建

議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建議者曰湖廢則九千頃被害不可不復異議者曰九千頃雖被害而常慙不失以湖為田而官之利為多此建議者卒奪夫浮議之口使灼然知三大害以折異議則復湖自不可已也

鑑湖說下

王十朋

廢湖有三大害固矣然亦有三難搖于異議一也工多費廣二也郡守數易三也今之占湖為田者皆權貴之家豪彊之族也侵盜已久一旦欲奪而復之彼必游談聚議妄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科率之擾也無積土之地也爭為異說以沮害官吏方墮于因循苟且之習復為有氣力多口舌者之所動移而欲冀成功能乎此搖于異議一難也昔人嘗計浚湖之功矣日役五千人浚至五尺當十五歲而畢此張伯玉之說夫用功如此之多歷年如此之久其為費何如今不浚湖而財用猶不給況興至大之役有不貲之費邪此工多用廣二難也守令之于郡縣久任乃

南文錄卷二十一
四
可以立事況鑑湖之開非一歲一時所能畢今之爲守者或一歲而遂遷或半歲而遽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知與不知不暇治其間慨然有志于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期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屢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興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守數易三難也湖不可不開而扈于三難是終無策以開之邪某竊謂欲遏浮議不可不白利害于朝廷如向者經界之行于天下固有不樂其事而動搖之者多矣然經界卒行而民受其利益朝廷主之則事無不成者況一鑑湖邪異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于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謂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廢也歲多災傷細民艱食今于農隙募民浚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憚財雖費而不虛矣彼又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矣昔無湖田之租國不以不足爲病豈今日獨少此邪況湖復而民利興常賤不失民無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煩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米之費一

出子官而不取于民竹木之具雖資于民而盡酬其直胥吏有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以治之尙何科率之擾邪人多謂湖可開而土無所歸昔吳文長嘗論之矣今湖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遠近積泥塗以爲工阜非所患也沮浚湖者不過數說而皆有以折之尙何浮議之足卹邪謂日役五千人浚至五尺十五歲而畢者蓋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某謂今之浚湖未能舉三百五十里而盡復之自熙寧以來建議者立兩存之說有牌內牌外之限今牌尙存而牌內亦盜而爲田矣爲今日計當先復牌內之湖其用工固有間自牌以外以漸治之可也所費之財自本府經畫外又當請于朝乞湖田所入之米以爲雇工興役之費朝廷捐六萬之米不爲多湖得此以辦事則沛然有餘矣復湖必遲以歲月之久有久興之役無久任之官以主之則異議一搖久必中輟又當請于朝置開湖一司于越命守倅帶提舉主管之職如勸農學事之類又命二知縣分董之舊日會稽山陰知縣皆帶提舉鑑

南文錄卷二十一
五

湖事守既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遷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
 非其術同職使然也又倅終任以管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
 益有所歸命監司督察俟湖成之日凡管其事董其役者皆次第
 加賞如是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
 固子固之言曰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饒矣此游談之士為
 利于侵耕者言之也使湖廢則湖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浚者曰益
 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為樂間苟簡者言之也以地勢較之壅
 水使高必敗城郭矣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則有蔣堂賞罰
 之法矣欲謹蓄泄則有杜杞啟閉之法矣欲痛絕佃者則拔其苗
 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杜杞之法矣欲知浚湖淺深為工
 幾何為日幾何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伯玉已計之矣誠
 能收眾說而攷其可否在我潤澤之則何功不可成何利不可復
 子固昔倅越知鑑湖利害為長故并記其略有能舉行子固之言
 而不棄某之兩說則湖庶乎可復不然則姑存以俟馬臻再生可

也

怒蛙說

陳傅良

日有烏月有蛙蛙與烏相遇烏戲蛙曰若嚙肉耳躍之高不咫尺
 焉能為哉蛙曰吾已矣若無斬我烏曰若亦能怒邪蛙曰吾翹吾
 腹翳太陰之光呀吾頤啗其壤矜吾目列星不能輝矣而不能怒
 若不吾信月于望吾怒以示若其望月果無光他日蛙遇烏曰曩
 吾怒得毋惕乎烏曰若焉能惕我哉吾振吾羽翳太陽之光肆吾
 味啄其壤徐以三足蹴之天下不敢窺而居吾視若之怒眇矣奚
 以若惕為若不吾信月于朔吾怒以示若其朔日果無光嗇人伐
 鼓馳且走焉又他日烏遇蛙曰吾怒也何如蛙曰始吾謂極威矣
 而不知子之威震于我也日之馭曰羲和傷聞之曰噫何謂威吾
 疾其驅六龍不敢稽吾輶吾赫其燥雲不敢雲雨不敢雨風不敢
 風八土之埏吾能赫其膚萬壑之陰吾能充其毛百川之流吾能
 杜其液且彼與若敢言怒哉若不吾信吾怒以示若于是果旱曠

者半載凡天地之間病之他日義和遇烏曰吾怒也何如烏嚇然
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威震于我也飛廉豐隆屏翳者間
之相與造義和謂焉曰若矜而怒邪吾當威示若吾三人焉噓其
氣足以羃乾坤之倪喚吾沫足以楮嵩華之峯嘯吾聲足以簸四
海掀九州而覆之也果爾若烏能威言未既豐隆噓焉屏翳喚焉
飛廉嘯焉莫晝莫夜彌山漫谷者亦半載嗚呼可造化之權而私
以怒競民物奚罪哉

潭州示學者說

真德秀

余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廩士之費俾誦弦于斯者微一日之
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于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
以足其食顧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余何言
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占之學者為己乎自漢以經術求
之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解藝取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
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

而學也如果為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
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
賢軒裳斯足矣賈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
之歧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端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
者其有得于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于聖人勉矣
獨嘗于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
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
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
于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德歸覲其親
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于陽子歟
曰亾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
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于二子歟曰亾以異也夫人與天地竝而
為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
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為人者柰何曰耳目膚體

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媿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凶矣人之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邪余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于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于人道之當然者有一豪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踏棘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于微人爵取世資而狂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瑤請揭其言于學以為士之

則

字李如晦說

陳宓

孔聖有言四十五十而無間斯不足畏也矣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然則聖人誘人以名者將以勉其實也後世之士有務名者往見非君子而忌且急者遂乘之以便其私凡實而務名者一往見非君子而忌且急者遂乘之以便其私凡自力為善者一往見非君子而忌且急者遂乘之以便其私凡意于高明也逃誘議以好名沽激必使天下無一人君子而後已驅人于為惡也可不畏哉夫名豈可以苟得未有不務實始蓋善必充實而後可以至于輝光美在其中而後可以發于事業若夫無實之譽過情之聲安能久欺人哉鉅野李生彰雲龕文肅公之孫年少銳志問學往來數年愈篤不衰一日以書請其字如晦之義以自廣辭不獲乃為之說曰子患乎實之不修不患乎名之不著名著矣又其能晦以自處然後子姑汲汲于道問學以充其實為之隱蔽然後其光終古而不疚子姑汲汲于道問學以充其實

陳宓

賦

勿問名之顯揚則又進于一等矣

義驗傳

苦珂

義驗者九江戎將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出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間虜至而逃畜擊滿野成徇地至花靨見病驗焉疥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為主繫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衫復生日寘之槽櫪愁慙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影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隙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槲候晨雁鶩行立俟頤指盡午退以為常馬或蹶蹶不任相通融為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驗往始命鞍蹠鳴人立左右驥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孰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鞵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罄控緩急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

弗愛雖日浴于河羣馬皆惕而騎相望後先驗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鬣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為驚悍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鉤出其腋及鞵而墜死焉官軍亟鳴鉦驗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恃勢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將不敢逆遂試之蹴鞠進退折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上廢煮豆粟濯泉翦鬣用金玉為鎧華韉塗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醞酒來賀輜重卒有為賊掠取者知之曰驗他日未嘗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怪之于是日游其驗于峒隘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間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驗以來驗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勝盡傷驗不復顧冒陳以入軍

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驗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逐之執以下
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諫而進賊軍大駭
軍士踊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
廷方患其跳梁日俟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眾恥其功之出于
馬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于時居二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
稗官氏曰孔子稱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驗之事信然夫不
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與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
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恥
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才不勝德媼之駑駘何足算
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掇取著于篇

三說

姚鎔

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睇兒鬻用火熏之可致遠常淵
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爲
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繩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
求進愈觸愈束愈怒則頰張鬣舒鉤著其目致不可脫向使觸網
而能退卻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

馬嘉魚

福之

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螯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斗而
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窟于土或木石人蹤迹得其處則夜炳烈
炬臨之蜂空羣赴燄盡殪然後連房剗取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滸
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惟知趨炎而不安其所其殞也固宜

淮之蜂蟹

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谿山或曰交阯血以赭罽色終始不渝
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爲
餌已遂席嘗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攜儔
唾罵而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嘗試之旣而染指知味則冥然
忘夙戒相與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往顛連頓什掩
羣無遺嗚呼明知之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蜃說

林景熙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余避寇
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涌數山皆昔未嘗有父
老觀以為甚異余駭而出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余既至相攜登聚
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峯聯如疊嶂列如崒岫隱見
不常移時城郭臺榭變欵起如眾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
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峩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
輪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旂之旆壺盜
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筆
譚記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余因是始信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
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為焦
土化為浮煙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異哉

錄二叟語

何耕

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設土牛而糜之謂之班春所從來舊矣其說

蓋微見于呂令而詳于續漢禮儀志大抵先王謹農事之遺意也
成都大都會自尹而下茗漕二使者之治所在焉將春前一日有
司具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所謂芒兒土牛以獻于二
使者最後詣尹府遂安于班春之所黎明尹率掾屬相與祠句芒
環牛而鞭之三市退而縱民糜牛民謹謹攬攘盡土乃已俗謂其
土歸置之耕蠶之器上則繭孳而稼美故爭得之雖一丸不忍棄
歲率以為常紹興丙子余往觀焉見二叟立牛側一叟撫牛而歎
曰是孰象似汝孰丹堊汝孰引羣吏俎豆而羅拜汝方旄旄金鼓
俳優侏儒百伎之戲櫟然而前陳以導汝至此而空一府之人以
觀汝也不亦榮而甚可樂歟俄而挺者競進擊者交下而汝始碎
首折骨矣諫者辱者負者趨者而汝始蕩為游塵散為飄風矣嗚
呼悲哉今夫富貴之家高明之門倚勢而怙寵役物以自奉嗟吸
生風雲吐咤為雷霆偃然自以為莫己若也有不似茲牛之始至
者乎及其權移而運去大者殞身赤族小者觸刑抵罪雖三尺孺

子莫不聞而哀之有不似茲牛之既磔者乎吾悲夫造物者之戲人胡為而
而慶弔之相躡于俯仰之間也吾又悲夫造物者之陋邪是安從生
至斯極也吾是以歎一叟局然笑曰子何言之陋邪是安從生
自土而為泥自泥而為牛土不知其為牛也自牛而遭磔而復
為土土不知其非牛也彼既不知其為牛矣則雖象似之丹堊之
俎豆而羅拜之與夫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而致之空
一府而觀之彼且何榮而何喜乎哉彼既不知其非牛矣則雖擊
之碎之敗之負之彼且何懼而何戚乎哉牛固無所喜愠而世之
人方且認外物以為己有其未得也挾術用數以致其必來而其
既去則猶殫智竭力以幸其少留也可不為之大哀乎其有媿于
茲牛多矣而造物者初何與焉莊子曰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
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子何庸歎嘗試以是觀之余竦然異其言
迫而問之若何為者也二叟皆不告而去余歸而錄之蜀固多隱
君子哉

辨

非國語辨

戴仔

尚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
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則固不可也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尚
闇民神之道樸樸弗章自顓帝分命重黎秩序天地然後幽明不
相侵黷書所謂絕地通天罔有降格者也但古為然也今深不
大敷之中人迹鮮至之地往產異不見怪人益繁而後聽聞
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
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
公禱于三王金縢之冊至今存焉故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
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伯有巫祝禱祠
之人掌盟詛禱禱禱之事攻說及乎毒蠱厭禳施于天鳥牡禱以殺
淵神枉矢以射怪物世之讀者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為非周公
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公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大

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
爾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
寡悔觀子厚與吳苾陵以化書知不免乎後來之尤悔矣夫古之
為享祀朝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觀人也受玉而倚受脈
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愉情手之高下
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
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亟有是而未嘗死也則以訾古此朝菌
蟪蛄之智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伯
陽父仲山甫太子晉單穆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衛彪侯觀射父
九人語言皆不可訾訾之則為不知大矣叔孫僑如之貪邪卻至
之汰侈矜伐不可獎獎之其為同德明矣子貢以文莖之道未墜
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讀國語之書益知
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莖之道也而其辭閑深雅奧讀之味尤
雋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訾其文辭亦未易貶也故余尚為之說

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誕便俗者多疏快
余迂誕之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吳越攷

潛說友

杭地本屬吳屬越諸家為說不同以為屬吳者晏元獻公類要皇
朝郡縣志及乾道舊志皆然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
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
差為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
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為分界以為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
恣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
錢塘舊為越自夫差敗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為越地而未知分界
所在惟太平寰宇記引吳地志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則是吳越
以禦兒為分界二說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為是春秋魯
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杜預注云嘉興縣南檣李城

又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檣李賈遠注云檣李越地據此則檣李以南皆為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為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句踐既臣于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姑末北至荃原縱橫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為戰地則吳越疆界尤極明白此杭為越地二也若清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辯論者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淞江則是吳越以淞江為界殊不知是時句踐係棲會稽之山淞江以西皆為吳有宜其祖道止于江濱又未嘗曰送之境上邪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餘杭在吳之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夫差墓又越絕書吳地記云秦餘杭山去毘陵縣五十里有湖水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

豈可以名之偶同彊合為一且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淞江則淞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淞江者言併越元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為吳故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詞不別白故于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開地至淞江則是淞江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合是三說則前志之誤可以渙然無疑矣

題跋

盧鴻艸堂圖跋

葉夢得

盧鴻艸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芳家余往有慶厓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竝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為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儵踰二紀游羅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與歎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暮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

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暮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
其子成式字也子暮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
鄴其罷相出為荊州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
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啟二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
余在楚州為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
築于此山之下視圖中艸堂樾館桃煙磴翠亭等眇然若不可
即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柏稍環合每杖策登
山奇石森簷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為何如但恨水泉
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
并天下詠之以為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
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為貴乎余游行四方當其少
時蓋未知光景為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為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
言韓持國為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旦以郡事委僚
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

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嘗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
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
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為然
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為有味也

跋宋喬年所跋王安石字

鄧肅

自王荊舒祖桑弘羊以竭山海之利故世無飽會之農師商鞅以
推不可行之法故祖宗無可留之典尊揚雄以贊美新之書故學
者甘為異姓之臣余讀其書不能終篇況學其字乎朱喬年學道
于西洛學文于元祐而能喜荊舒之文與其書如此殆所謂惡而
知其善者歟建炎三年閏月庚辰柝欄老農

書通鑑後

陸游

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
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疆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

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若能盡去數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節儉何止不加賦而上用足哉雖捐贖以予民吾知無不足之患矣彼桑弘羊輩何足以知之然遂以爲無此理則亦非也

跋丁未御書

袁燮

君臣父子之大倫也君父蒙塵于外而臣子恬然坐視弗救豈復有人心哉靖康之禍慘矣公卿大臣平居獻侯貢諛臨難奉頭鼠竄宗邑傾危曾莫之恤延康尚書何公獨能忠義奮發糾合同盟倡大義于天下聖心簡在寵以奎畫其後歸諸御府而別錄之以寶藏于家尚書之志念深矣昔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孟子亦謂故國非喬木之謂世臣之謂也尚書忠義如此後嗣子孫誠能續而不絕斯足以世其家矣嗚呼其偉矣夫

跋羅亨甫書陳使者死節事

袁燮

有媿而生不若無媿而死大義昭然若揭日月人之良心也陳公之死節非有意爲之大本著明如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爾嗚呼可尙也夫

讀管子

袁燮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語亦種蠡所專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鼂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細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于世淺識之士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

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書朱晦菴先生太極圖解後

度正

正始讀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于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物一太極也水而木而火而土而金而復會于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謂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于天地之間者無何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

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于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于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于此而于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為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于五行五行生于陰陽陰陽生于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間之心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

一言一行之合于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宜傳者伯
 成未第時嘗從周子游而接其議論先生間之嘗令正訪其子孫
 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傳嘗有書謝其所寄遺說其後在永州
 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稿無恙而周子之易說
 則不可復見耳間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
 有其說今攷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亦無
 所謂遺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
 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
 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妙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
 已反復論辨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于後之
 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并以其間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者其
 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

